



高峰大師語錄

參學門人編

黃蘗山斷際禪師

傳心法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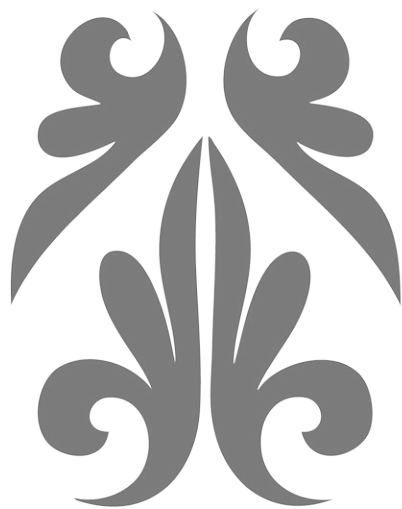
高峰大師語錄

傳心法要

黃蘗山斷際禪師

參學門人編





◆傳心法要

◆高峯大師語錄

合刊目錄

◆傳心法要

..... 1

◆高峯大師語錄

..... 89

◆傳心法要 ◆高峯大師語錄 合刊目錄

傳心法要

黃蘗山
斷際禪師





筠州黃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

唐河東裴休集并序

有大禪師法諱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鷲峯下。乃曹溪六祖之嫡孫。西堂百丈之法姪。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。唯傳一心。更無別法。心體亦空。萬緣俱寂。如大日輪昇虛空中。光明照耀。淨無纖埃。證之者無新舊。無淺深。說之者不立義解。不立宗主。不開戶牖。直下便是。運念卽乖。然後爲本佛。故其言簡。其理直。其道峻。其行孤。四方學徒望山而趨。覩相而悟。往來海眾常千餘人。子會昌二年。廉于鍾陵。自山迎至。

州。憇龍興寺。旦夕問道。大中二年。廉于宛陵。復去。禮
迎至所部。安居開元寺。旦夕受法。退而紀之。十得一
二。佩爲心印。不敢發揚。今恐入神精義。不聞於未來。
遂出之。授門下僧太舟法建。歸舊山之廣唐寺。問長
老法衆。與往日常所親聞。同異何如也。時唐大中十
一年十月初八日序。

師謂休曰。諸佛與一切眾生。唯是一心。更無別法。此
心無始已來。不曾生。不曾滅。不青不黃。無形無相。不
屬有無。不計新舊。非長非短。非大非小。超過一切限
量。名言蹤跡對待。當體便是。動念卽乖。猶如虛空。無

有邊際。不可測度。唯此一心卽是佛。佛與眾生更無別異。但是眾生著相外求。求之轉失。使佛覓佛。將心捉心。窮劫盡形。終不能得。不知息念妄慮。佛自現前。此心卽是佛。佛卽是眾生。爲眾生時。此心不減。爲諸佛時。此心不添。乃至六度萬行。河沙功德。本自具足。不假修添。遇緣卽施。緣息卽寂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。而欲著相修行。以求功用。皆是妄想。與道相乖。此心卽是佛。更無別佛。亦無別心。此心明淨。猶如虛空。無一點相貌。舉心動念。卽乖法體。卽爲著相。無始已來。無著相佛。修六度萬行。欲求成佛。卽是次第。無始已

來無次第佛。但悟一心。更無少法可得。此卽眞佛。佛與眾生一心無異。猶如虛空無雜無壞。如大日輪照四天下。日升之時。明徧天下。虛空不會明。日沒之時。暗徧天下。虛空不會暗。明暗之境。自相陵奪。虛空之性廓然不變。佛及眾生心亦如此。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。觀眾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。作此解者。歷河沙劫。終不得菩提。爲著相故。唯此一心。更無微塵許法可得。卽心是佛。如今學道人。不悟此心體。便於心上生心。向外求佛。著相修行。皆是惡法。非菩提道。供養十方諸佛。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。何故。

無心者無一切心也。如如之體。內如木石不動不搖。外如虛空不塞不礙。無能所。無方所。無相貌。無得失。趨者不敢入。此法恐落空無棲泊處。故望崖而退。例皆廣求知見。所以求知見者如毛。悟道者如角。文殊當理。普賢當行。理者真空無礙之理。行者離相無盡之行。觀音當大慈。勢至當大智。維摩者淨名也。淨者性也。名者相也。性相不異。故號淨名。諸大菩薩所表者。人皆有之。不離一心。悟之卽是。今學道人。不向自心中悟。乃於心外著相取境。皆與道背。恆河沙者。佛說是沙。諸佛菩薩釋梵諸天。步履而過。沙亦不喜。牛

羊蟲蟻踐踏而行。沙亦不怒。珍寶馨香。沙亦不貪。糞尿臭穢。沙亦不惡。此心卽無心之心。離一切相。眾生諸佛更無差別。但能無心。便是究竟。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。累劫修行。終不成道。被三乘功行拘繫。不得解脫。然證此心有遲疾。有聞法一念。便得無心者。有至十信。十住。十行。十迴向。乃得無心者。有至十地。乃得無心者。長短得無心。乃住。更無可修。可證。實無所得。眞實不虛。一念而得。與十地而得者。功用恰齊。更無深淺。祇是歷劫枉受辛勤耳。造惡造善。皆是著相。著相造惡。枉受輪迴。著相造善。枉受勞苦。總不如言。

下便自認取本法。此法卽心。心外無法。此心卽法。法外無心。心自無心。亦無無心者。將心無心。心卻成有。默契而已。絕諸思議。故曰言語道斷。心行處滅。此心是本源清淨。佛人皆有之。蠢動含靈。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。祇爲妄想分別。造種種業果。本佛上實無一物。虛通寂靜。明妙安樂而已。深自悟入。直下便是。圓滿具足。更無所欠。縱使三祇精進修行。歷諸地位。及一念證時。祇證元來自佛。向上更不添得一物。卻觀歷劫功用。總是夢中妄爲。故如來云。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。若有所得。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。又云。是

法平等無有高下。是名菩提。卽此本源清淨心。與眾生諸佛。世界山河。有相無相。徧十方界。一切平等。無彼我相。此本源清淨心。常自圓明徧照。世人不悟。祇認見聞覺知爲心。爲見聞覺知所覆。所以不覩精明本體。但直下無心。本體自現。如大日輪昇於虛空。徧照十方。更無障礙。故學道人。唯認見聞覺知施爲動作。空卻見聞覺知。卽心路絕無入處。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。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。亦不離見聞覺知。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。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。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。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。不

卽不離。不住不著。縱橫自在。無非道場。世人聞道。諸佛皆傳心法。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。遂將心覓法。不知心卽是法。法卽是心。不可將心更求於心。歷千萬劫。終無得日。不如當下無心。便是本法。如力士迷額內珠。向外求覓。周行十方。終不能得。智者指之。當時自見本珠如故。故學道人迷自本心。不認爲佛。遂向外求覓。起功用行。依次第證。歷劫勤求。永不成道。不如當下無心。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。亦無所得。無依無住。無能無所。不動妄念。便證菩提。及證道時。祇證本心佛。歷劫功用。並是虛修。如力士得珠。

時祇得本額珠。不關向外求覓之力。故佛言。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。恐人不信。故引五眼所見。五語所言。真實不虛。是第一義諦。

學道人莫疑四大爲身。四大無我。我亦無主。故知此身無我。亦無主。五陰爲心。五陰無我。亦無主。故知此心無我。亦無主。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。亦復如是。十八界旣空。一切皆空。唯有本心。蕩然清淨。有識食。有智食。四大之身。飢瘡爲患。隨順給養。不生貪著。謂之智食。恣情取味。妄生分別。唯求適口。不生厭離。謂之識食。聲聞者。因聲得悟。故謂之聲聞。但不了自心。

於聲教上起解。或因神通。或因瑞相。言語運動。聞有菩提涅槃。三僧祇劫。修成佛道。皆屬聲聞道。謂之聲聞佛。唯直下頓了自心。本來是佛。無一法可得。無一行可修。此是無上道。此是真如佛。學道人祇怕一念有。卽與道隔矣。念念無相。念念無爲。卽是佛。學道人若欲得成佛。一切佛法。總不用學。唯學無求。無著。無求。卽心不生。無著。卽心不滅。不生不滅。卽是佛。八萬四千法門。對八萬四千煩惱。祇是教化接引門。本無一切法。離卽是法。知離者是佛。但離一切煩惱。是無法可得。

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。但莫於心上著一物。言佛眞法身。猶若虛空。此是喻法身卽虛空。虛空卽法身。常人謂法身徧虛空。處虛空中。含容法身。不知法身卽虛空。虛空卽法身也。若定言有虛空。虛空不是法身。若定言有法身。法身不是虛空。但莫作虛空解。虛空卽法身。莫作法身解。法身卽虛空。虛空與法身無異相。佛與眾生無異相。生死與涅槃無異相。煩惱與菩提無異相。離一切相卽是佛。凡夫取境。道人取心。心境雙忘。乃是眞法。忘境猶易。忘心至難。人不敢忘心。恐落空無撈摸處。不知空本無空。唯一眞法界耳。此

靈覺性。無始已來。與虛空同壽。未曾生。未曾滅。未曾有。未曾無。未曾穢。未曾淨。未曾喧。未曾寂。未曾少。未曾老。無方所。無內外。無數量。無形相。無色象。無音聲。不可覓。不可求。不可以智慧識。不可以言語取。不可以境物會。不可以功用到。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。同此大涅槃性。性卽是心。心卽是佛。佛卽是法。一念離真。皆爲妄想。不可以心更求於心。不可以佛更求於佛。不可以法更求於法。故學道人。直下無心。默契而已。擬心卽差。以心傳心。此爲正見。慎勿向外。逐境認境爲心。是認賊爲子。爲有貪瞋癡。卽立戒定慧。

本無煩惱。焉有菩提。故祖師云。佛說一切法。爲除一切心。我無一切心。何用一切法。本源清淨。佛上更不著一物。譬如虛空。雖以無量珍寶莊嚴。終不能住。佛性同虛空。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。終不能住。但迷本性。轉不見耳。所謂心地法門。萬法皆依此心建立。遇境卽有。無境卽無。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。所言定慧。鑑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。皆是境上作解。暫爲中下根人說。卽得。若欲親證。皆不可作如此見解。盡是境法有沒處。沒於有地。但於一切法不作有無見。卽見法也。

九月一日師謂休曰。自達摩大師到中國。唯說一心。唯傳一法。以佛傳佛。不說餘佛。以法傳法。不說餘法。法卽不可說之法。佛卽不可取之佛。乃是本源清淨心也。唯此一事實。餘二則非真。般若爲慧。此慧卽無相本心也。凡夫不趣道。唯恣六情。乃行六道。學道人一念計生死。卽落魔道。一念起諸見。卽落外道。見有生。趣其滅。卽落聲聞道。不見有生。唯見有滅。卽落緣覺道。法本不生。今亦無滅。不起二見。不厭不忻。一切諸法。唯是一心。然後乃爲佛乘也。凡夫皆逐境生心。心遂忻厭。若欲無境。當忘其心。心忘卽境空。境空卽

心滅。若不忘心。而但除境。境不可除。祇益紛擾。故萬法唯心。心亦不可得。復何求哉。學般若人。不見有一法可得。絕意三乘。唯一真實。不可證得。謂我能證。能得。皆增上慢人。法華會上。拂衣而去者。皆斯徒也。故佛言。我於菩提。實無所得。默契而已。凡人臨欲終時。但觀五蘊皆空。四大無我。真心無相。不去不來。生時性亦不來。死時性亦不去。湛然圓寂。心境一如。但能如是。直下頓了。不爲三世所拘繫。便是出世人也。切不可得有分毫趣向。若見善相。諸佛來迎。及種種現前。亦無心隨去。若見惡相。種種現前。亦無心怖畏。但自

忘心同於法界。便得自在。此卽是要節也。

十月八日師謂休曰。言化城者。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。皆是權立接引之教。並爲化城。言寶所者。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寶。此寶不屬情量。不可建立。無佛無眾生。無能無所。何處有城。若問此旣是化城。何處爲寶所。寶所不可指。指卽有方所。非眞寶所也。故云在近而已。不可定量言之。但當體會契之卽是。言闡提者。信不具也。一切六道眾生。乃至二乘。不信有佛果。皆謂之斷善根闡提。菩薩者深信有佛法。不見有大乘小乘。佛與眾生同一法性。乃謂之善根闡提。大抵因

聲教而悟者謂之聲聞。觀因緣而悟者謂之緣覺。若不向自心中悟。雖至成佛亦謂之聲聞佛。學道人多於教法上悟。不於心法上悟。雖歷劫修行終不是本佛。若不於心悟。乃至於教法上悟。卽輕心重教。遂成逐塊。忘於本心。故但契本心。不用求法。心卽法也。凡人多爲境礙。心事礙。理常欲逃境以安心。屏事以存理。不知乃是心礙。境理礙。事但令心空。境自空。但令理寂。事自寂。勿倒用心也。凡人多不肯空心。恐落於空。不知自心本空。愚人除事不除心。智者除心不除事。菩薩心如虛空。一切俱捨。所作福德皆不貪著。然

捨有三等。內外身心一切俱捨。猶如虛空無所取著。然後隨方應物。能所皆忘。是爲大捨。若一邊行道布德。一邊旋捨。無希望心。是爲中捨。若廣修眾善。有所希望。聞法知空。遂乃不著。是爲小捨。大捨如火燭在前。更無迷悟。中捨如火燭在傍。或明或暗。小捨如火燭在後。不見坑窞。故菩薩心如虛空。一切俱捨。過去心不可得。是過去捨。現在心不可得。是現在捨。未來心不可得。是未來捨。所謂三世俱捨。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。以心印心。心心不異。印著空卽印不成文。印著物卽印不成法。故以心印心。心心不異。能印所印。

俱難契會。故得者少。然心卽無心得。卽無得。佛有三身。法身說自性虛通法。報身說一切清淨法。化身說六度萬行法。法身說法。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。無所說。無所證。自性虛通而已。故曰無法可說。是名說法。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。所說法亦隨事應根。以爲攝化。皆非眞法。故曰報化非眞佛。亦非說法者。所言同是一精明。分爲六和合。一精明者一心也。六和合者六根也。此六根各與塵合。眼與色合。耳與聲合。鼻與香合。舌與味合。身與觸合。意與法合。中間生六識。爲十八界。若了十八界無所有。東六和合爲

一精明。一精明者卽心也。學道人皆知此。但不能免作一精明。六和合解。遂被法縛。不契本心。如來現世。欲說一乘眞法。則眾生不信。興謗沒於苦海。若都不說。則墮慳貪。不爲眾生。溥捨妙道。遂設方便。說有三乘。乘有大小。得有淺深。皆非本法。故云唯有一乘道。餘二則非眞。然終未能顯一心法。故召迦葉同法座。別付一心。離言說法。此一枝法。令別行。若能契悟者。便至佛地矣。

問。如何是道。如何修行。師云。道是何物。汝欲修行。問。諸方宗師相承。參禪學道如何。師云。引接鈍根人語。

未可依憑。云。此既是引接鈍根人語。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。師云。若是上根人。何處更就人覓他自己。尙不可得。何況更別有法當情。不見教中云。法法何狀。云。若如此。則都不要求覓也。師云。若與麼。則省心力。云。如是。則渾成斷絕。不可是無也。師云。阿誰教他無。他是阿誰。你擬覓他。云。既不許覓。何故又言莫斷他。師云。若不覓。即便休。誰教你斷。你見目前虛空。作麼生斷他。云。此法可得。便同虛空否。師云。虛空早晚。向你道。有同有異。我暫如此說。你便向者裏生解。云。應是不與人生解耶。師云。我不曾障你。要且解屬於

情。情生則智隔。云。向者裏莫生情。是否。師云。若不生情。阿誰道是。

問。纔向和尚處發言。爲甚麼便道話墮。師云。汝自是不解語人。有甚麼墮負。

問。向來如許多言說。皆是抵敵語。都未曾有實法指示於人。師云。實法無顛倒。汝今問處自生顛倒。覓甚麼實法。云。既是問處自生顛倒。和尚答處如何。師云。你且將物照面看。莫管他人。又云。祇如箇癡狗相似。見物動處便吠。風吹草木也不別。又云。我此禪宗。從上相承已來。不曾教人求知求解。只云學道。早是接

引之詞。然道亦不可學。情存學解。卻成迷道。道無方所。名大乘心。此心不在內外中間。實無方所。第一不得作知解。只是說汝如今情量盡處爲道。情量若盡。心無方所。此道天真。本無名字。只爲世人不識。迷在情中。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。恐汝諸人不了。權立道名。不可守名而生解。故云得魚忘筌。身心自然。達道識心。達本源故。號爲沙門。沙門果者。息慮而成。不從學得。汝如今將心求心。傍他家舍。祇擬學取。有甚麼得時。古人心利。纔聞一言。便乃絕學。所以喚作絕學。無爲閒道人。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。廣求文義。

喚作修行。不知多知多解。翻成壅塞。唯知多與見酥乳喫。消與不消。都總不知。三乘學道人。皆是此樣。盡名食不消者。所謂知解不消。皆爲毒藥。盡向生滅中取。眞如之中。都無此事。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。從前所有一切解處。盡須併卻。令空更無分別。卽是空如來藏。如來藏者。更無纖塵可有。卽是破有法王出現世間。亦云我於然燈佛所。無少法可得。此語只爲空。你情量知解。但銷鎔表裏情盡。都無依執。是無事人。三乘教網。祇是應機之藥。隨宜所說。臨時施設。各各不同。但能了知。卽不被惑。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。

邊守文作解。何以如此。實無有定法。如來可說。我此宗門。不論此事。但知息心。卽休。更不用思前慮後。問。從上來。皆云。卽心是佛。未審。卽那箇心是佛。師云。你有幾箇心。云。爲復。卽凡心是佛。卽聖心是佛。師云。你何處有凡聖心耶。云。卽今三乘中說有凡聖。和尚何得言無。師云。三乘中分明向你道。凡聖心是妄。你今不解。反執爲有。將空作實。豈不是妄。妄故迷心。汝但除卻凡情。聖境。心外更無別佛。祖師西來。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。汝今不識。執凡執聖。向外馳騁。還自迷心。所以向汝道。卽心是佛。一念情生。卽墮異趣。無

始已來不異今日。無有異法。故名成等正覺。云。和尚所言卽者。是何道理。師云。覓什麼道理。纔有道理。便卽心異。云。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。此理如何。師云。祇爲覓故。汝自異他。汝若不覓。何處有異。云。旣是不異。何更用說。卽師云。汝若不認凡聖。阿誰向汝道。卽卽若不卽。心亦不心。可中心卽俱忘。阿你更擬向何處覓去。

問。妄能障自心。未審而今以何遣妄。師云。起妄遣妄亦成妄。妄本無根。祇因分別而有。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。自然無妄。更擬若爲遣他。都不得有纖毫依執。

名爲我捨兩臂必當得佛。云。旣無依執當何相承。師云。以心傳心。云。若心相傳。云。何言心亦無。師云。不得一法。名爲傳心。若了此心。卽是無心無法。云。若無心無法。云。何名傳。師云。汝聞道傳心。將謂有可得也。所以祖師云。認得心性時。可說不思議。了了無所得。得時不說知。此事若教汝會。何堪也。

問。祇如目前虛空。可不是境。豈無指境見心乎。師云。什麼心教汝向境上見。設汝見得。只是箇照境底心。如人以鏡照面。縱然得見眉目分明。元來祇是影像。何關汝事。云。若不因照。何時得見。師云。若也涉因。常

須假物有什麼了時。汝不見他向汝道。撒手似君無一物。徒勞謾說數千般。云。他若識了。照亦無物耶。師云。若是無物。更何用照。你莫開眼。籛語去。

上堂云。百種多知。不如無求最第一也。道人是無事人。實無許多般心。亦無道理可說。無事散去。

問。如何是世諦。師云。說葛藤作什麼。本來清淨。何假言說問答。但無一切心。卽名無漏智。汝每日行住坐臥。一切言語。但莫著有爲法。出言瞬目。盡同無漏。如今末法向去。多是學禪道者。皆著一切聲色。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。如枯木石頭去。如寒灰死火去。方

有少分相應。若不如是。他日盡被閻老子拷。你在。你但離卻有無諸法。心如日輪常在虛空。光明自然。不照而照。不是省力底事。到此之時。無棲泊處。卽是行諸佛行。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此是你清淨法身。名爲阿耨菩提。若不會此意。縱你學得多知。勤苦修行。草衣木食。不識自心。盡名邪行。定作天魔眷屬。如此修行。當復何益。誌公云。佛本是自心作。那得向文字中求。饒你學得三賢四果。十地滿心。也祇是在凡聖內坐。不見道。諸行無常。是生滅法。勢力盡。箭還墜。招得來。生不如意。爭似無爲實相門。一超直入如來。

地。爲你不是與麼人。須要向古人建化門。廣學知解。誌公云。不逢出世明師。枉服大乘法藥。你如今一切時中行住坐臥。但學無心。久久須實得。爲你力量小。不能頓超。但得三年五年。或十年。須得箇入頭處。自然會去。爲汝不能如是。須要將心學禪學道。佛法有甚麼交涉。故云。如來所說。皆爲化人。如將黃葉爲金。止小兒啼。決定不實。若有實得。非我宗門下客。且與你本體有甚交涉。故經云。實無少法可得。名爲阿耨菩提。若也會得此意。方知佛道魔道俱錯。本來清淨皎皎地。無方圓。無大小。無長短等相。無漏無爲。無迷

無悟。了了見。無一物。亦無人。亦無佛。大千沙界海中。漚。一切聖賢如電拂。一切不如心。真實法身。從古至今。與佛祖一般。何處欠少一毫毛。既會如是意。大須努力。盡今生去。出息不保入息。

問。六祖不會經書。何得傳衣爲祖。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。爲教授師。講得三十二本經論。云何不傳衣。師云。爲他有心。是有爲法。所修所證。將爲是也。所以五祖付六祖。六祖當時祇是默契得。密授如來甚深意。所以付法與他。汝不見道。法本法無法。無法法亦法。今付無法時。法法何曾法。若會此意。方名出家兒。方

好修行。若不信。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尋六祖。六祖便問。汝來求何事。爲求衣。爲求法。明上座云。不爲衣來。但爲法來。六祖云。汝且暫時斂念。善惡都莫思量。明乃稟語。六祖云。不思善。不思惡。正當與麼時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。明於言下忽然默契。便禮拜云。如人飲水。冷暖自知。某甲在五祖會中。枉用三十年功夫。今日方省前非。六祖云。如是。到此之時。方知祖師西來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不在言說。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。世尊傳金襴外。別傳何物。迦葉召阿難。阿難應諾。迦葉云。倒卻門前刹竿著。此便

是祖師之標榜也。甚生阿難三十年爲侍者。祇爲多聞智慧。被佛訶云。汝千日學慧。不如一日學道。若不學道。滴水難消。

黃蘗斷際禪師宛陵錄

裴相公問師曰。山中四五百人。幾人得和尚法。師云。得者莫測其數。何故。道在心悟。豈在言說。言說祇是化童蒙耳。

問。如何是佛。師云。卽心是佛。無心是道。但無生心動念。有無長短。彼我能所等心。心本是佛。佛本是心。心如虛空。所以云佛真法身。猶若虛空。不用別求。有求皆苦。設使恆沙劫行六度萬行。得佛菩提。亦非究竟。何以故。爲屬因緣造作故。因緣若盡。還歸無常。所以云。報化非真佛。亦非說法者。但識自心。無我無人。本

來是佛。

問。聖人無心卽是佛。凡夫無心莫沈空寂否。師云。法無凡聖。亦無沈寂。法本不有。莫作無見。法本不無。莫作有見。有之與無。盡是情見。猶如幻翳。所以云。見聞如幻翳。知覺乃眾生。祖師門中。只論息機忘見。所以忘機則佛道隆。分別則魔軍熾。

問。心旣本來是佛。還修六度萬行否。師云。悟在於心。非關六度萬行。六度萬行。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。設使菩提真如實際解脫法身。直至十地四果聖位。盡是度門。非關佛心。心卽是佛。所以一切諸度門中。

佛心第一。但無生死煩惱等心。卽不用菩提等法。所以道佛說一切法。度我一切心。我無一切心。何用一切法。從佛至祖。並不論別事。唯論一心。亦云一乘。所以十方諦求。更無餘乘。此眾無枝葉。唯有諸貞實。所以此意難信。達摩來此土。至梁魏二國。祇有可大師一人密信自心。言下便會。卽心是佛。身心俱無。是名大道。大道本來平等。所以深信含生同一真性。心性不異。卽性卽心。心不異性。名之爲祖。所以云。認得心性時。可說不思議。

問。佛度眾生否。師云。實無眾生如來度者。我尙不可

得。非我何可得。佛與眾生皆不可得。云。現有三十二相及度眾生。何得言無。師云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。卽見如來。佛與眾生盡是汝作妄見。只爲不識本心。謾作見解。纔作佛見。便被佛障。作眾生見。被眾生障。作凡作聖。作淨作穢等見。盡成其障。障汝心故。總成輪轉。猶如獼猴放一捉一。無有歇期。一等是學。直須無學。無凡無聖。無淨無垢。無大無小。無漏無爲。如是一心中。方便勤莊嚴。聽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。一切見解。總須捨卻。所以除去所有。唯置一牀。寢疾而臥。祇是不起諸見。無一法可得。不被法障。

透脫三界凡聖境域。始得名爲出世佛。所以云稽首如空無所依。出過外道。心旣不異。法亦不異。心旣無爲。法亦無爲。萬法盡由心變。所以我心空。故諸法空。千品萬類。悉皆同。盡十方空界。同一心體。心本不異。法亦不異。祇爲汝見解不同。所以差別。譬如諸天。其寶器食。隨其福德。飯色有異。十方諸佛。實無少法可得。名爲阿耨菩提。祇是一心。實無異相。亦無光彩。亦無勝負。無勝故無佛相。無負故無眾生相。云。心旣無相。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。化度眾生耶。師云。三十二相屬相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八十種好屬色。

若以色見我。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見如來。

問。佛性與眾生性。爲同爲別。師云。性無同異。若約三乘教。卽說有佛性。有眾生性。遂有三乘因果。卽有同異。若約佛乘。及祖師相傳。卽不說如是事。惟指一心。非同非異。非因非果。所以云。唯此一乘道。無二亦無三。除佛方便說。

問。無邊身菩薩。爲什麼不見如來頂相。師云。實無可見。何以故。無邊身菩薩。便是如來。不應更見。祇教你不作佛見。不落佛邊。不作眾生見。不落眾生邊。不作有見。不落有邊。不作無見。不落無邊。不作凡見。不落

凡邊。不作聖見。不落聖邊。但無諸見。卽是無邊身。若有見處。卽名外道。外道者。樂於諸見。菩薩於諸見而不動。如來者。卽諸法如義。所以云。彌勒亦如也。眾聖賢亦如也。如卽無生。如卽無滅。如卽無見。如卽無聞。如來頂卽是圓見。亦無圓見。故不落圓邊。所以佛身無爲。不墮諸數。權以虛空爲喻。圓同太虛。無欠無餘。等閑無事。莫彊辯他境。辯著便成識。所以云。圓成沈識海。流轉若飄蓬。祇道我知也。學得也。契悟也。解脫也。有道理也。彊處卽如意。弱處卽不如意。似者箇見解。有什麼用處。我向汝道。等閑無事。莫謾用心。不用

求真唯須息見。所以內見外見俱錯。佛道魔道俱惡。所以文殊暫起二見。貶向二鐵圍山。文殊卽實智。普賢卽權智。權實相對治。究竟亦無權實。唯是一心。心且不佛不眾生。無有異見。纔有佛見。便作眾生見。有見無見。常見斷見。便成二鐵圍山。被見障故。祖師直指一切眾生本心本體。本來是佛。不假修成。不屬漸次。不是明暗。不是明故無明。不是暗故無暗。所以無無明。亦無無明盡。入我此宗門。切須在意。如此見得名之爲法。見法故名之爲佛。佛法俱無。名之爲僧。喚作無爲僧。亦名一體三寶。夫求法者。不著佛求。不著

法求。不著眾求。應無所求。不著佛求。故無佛。不著法求。故無法。不著眾求。故無僧。

問。和尚見今說法。何得言無僧。亦無法。師云。汝若見有法可說。卽是以音聲求我。若見有我。卽是處所。法亦無法。法卽是心。所以祖師云。付此心法時。法法何曾法。無法無本心。始解心心法。實無一法可得。名坐道場。道場者。祇是不起諸見。悟法本空。喚作空。如來藏。本來無一物。何處有塵埃。若得此中意。逍遙何所論。

問。本來無一物。無物便是否。師云。無亦不是。菩提無

是處亦無無知解。

問。何者是佛。師云。汝心是佛。佛卽是心。心佛不異。故云卽心卽佛。若離於心。別更無佛。云。若自心是佛。祖師西來如何傳授。師云。祖師西來。唯傳心佛。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。心心不異。故名爲祖。若直下見此意。卽頓超三乘一切諸位。本來是佛。不假修成。云。若如此。十方諸佛出世。說於何法。師云。十方諸佛出世。祇共說一心法。所以佛密付與摩訶大迦葉。此一心法體。盡虛空徧法界。名爲諸佛理。論這箇法。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。亦不是於一機一境上見得他。此意

唯是默契得。這一門名爲無爲法門。若欲會得。但知無心。忽悟卽得。若用心擬學取。卽轉遠去。若無岐路心。一切取捨心。心如木石。始有學道分。云。如今現有種種妄念。何以言無師云。妄本無體。卽是汝心所起。汝若識心是佛。心本無妄。那得起心更認於妄。汝若不生心動念。自然無妄。所以云。心生則種種法生。心滅則種種法滅。云。今正妄念起時。佛在何處。師云。汝今覺妄起時。覺正是佛。可中若無妄念。佛亦無。何故如此。爲汝起心作佛見。便謂有佛可成。作眾生見。便謂有眾生可度。起心動念。總是汝見處。若無一切見。

佛有何處所。如文殊纔起佛見。便貶向二鐵圍山。云。今正悟時。佛在何處。師云。問從何來。覺從何起。語默動靜一切聲色。盡是佛事。何處覓佛。不可更頭上安頭。嘴上加嘴。但莫生異見。山是山。水是水。僧是僧。俗是俗。山河大地。日月星辰。總不出汝心。三千世界。都來是汝箇自己。何處有許多般。心外無法。滿目青山。虛空世界。皎皎地無絲髮許。與汝作見解。所以一切聲色。是佛之慧目。法不孤起。仗境方生。爲物之故。有其多智。終日說何曾說。終日聞何曾聞。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。未曾說著一字。云。若如此。何處是菩提。師

云。菩提無是處。佛亦不得菩提。眾生亦不失菩提。不可以身得。不可以心求。一切眾生卽菩提相。云。如何發菩提心。師云。菩提無所得。你今但發無所得心。決定不得一法。卽菩提心。菩提無住處。是故無有得者。故云。我於然燈佛所。無有少法可得。佛卽與我授記。明知一切眾生本是菩提。不應更得菩提。你今聞發菩提心。將謂一箇心學取佛去。唯擬作佛。任你三祇劫修。亦祇得箇報化佛。與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。故云。外求有相佛。與汝不相似。

問。本旣是佛。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。師

云。諸佛體圓。更無增減。流入六道。處處皆圓。萬類之中。箇箇是佛。譬如一團水銀。分散諸處。顆顆皆圓。若不分時。祇是一塊。此一卽一切。一切卽一。種種形貌。喻如屋舍。捨驢屋入人屋。捨人身至天身。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。皆是汝取捨處。所以有別。本源之性。何得有別。

問。諸佛如何行大慈悲。爲眾生說法。師云。佛慈悲者。無緣故。名大慈悲。慈者不見有佛可成。悲者不見有眾生可度。其所說法。無說無示。其聽法者。無聞無得。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者。箇法若爲道。我從善知識。

言下領得會也。悟也者。箇慈悲。若爲汝起心動念。學得他見解。不是自悟本心。究竟無益。

問。何者是精進。師云。身心不起。是名第一牢彊精進。纔起心向外求者。名爲歌利王愛遊獵去。心不外遊。卽是忍辱仙人。身心俱無。卽是佛道。

問。若無心行此道得否。師云。無心便是行此道。更說什麼得與不得。且如瞥起一念。便是境。若無一念。便是境忘心自滅。無復可追尋。

問。如何是出三界。師云。善惡都莫思量。當處便出三界。如來出世。爲破三有。若無一切心。三界亦非有。如

一微塵破爲百分。九十九分是無。一分是有。摩訶衍不能勝出。百分俱無。摩訶衍始能勝出。

上堂云。卽心是佛。上至諸佛。下至蠢動含靈。皆有佛性。同一心體。所以達摩從西天來。唯傳一心法。直指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。不假修行。但如今識取自心。見自本性。更莫別求。云何識自心。卽如今言語者。正是汝心。若不言語。又不作用。心體如虛空相似。無有相貌。亦無方所。亦不一向是無。有而不可見。故祖師云。眞性心地藏。無頭亦無尾。應緣而化物。方便呼爲智。若不應緣之時。不可言其有無。正應之時。亦無蹤跡。

既知如此。如今但向無中棲泊。卽是行諸佛路。經云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一切眾生輪迴生死者。意緣走作。心於六道不停。致使受種種苦。淨名云。難化之人。心如猿猴。故以若干種法。制禦其心。然後調伏。所以心生種種法生。心滅種種法滅。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。乃至人天地獄六道脩羅。盡由心造。如今但學無心。頓息諸緣。莫生妄想分別。無人無我。無貪瞋。無憎愛。無勝負。但除卻如許多種妄想。性自本來清淨。卽是修行菩提法佛等。若不會此意。縱你廣學勤苦修行。木食草衣。不識自心。皆名邪行。盡作天魔外道。

水陸諸神。如此修行。當復何益。誌公云。本體是自心。作。那得文字中求。如今但識自心。息卻思惟。妄想塵勞。自然不生。淨名云。唯置一牀。寢疾而臥。心不起也。如人臥疾。攀緣都息。妄想歇滅。卽是菩提。如今若心裏紛紛不定。任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。合殺祇向凡聖中坐。諸行盡歸無常。勢力皆有盡期。猶如箭射於空。力盡還墜。卻歸生死輪迴。如斯修行。不解佛意。虛受辛苦。豈非大錯。誌公云。未逢出世明師。枉服大乘法藥。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。但學無心。亦無分別。亦無依倚。亦無住著。終日任運騰騰。如癡人。

相似。世人盡不識你。你亦不用教人識。不識。心如頑石頭。都無縫罅。一切法透汝心不入。兀然無著。如此始有少分相應。透得三界境過。名爲佛出世。不漏心相。名爲無漏智。不作人天業。不作地獄業。不起一切心。諸緣盡不生。卽此身心是自由人。不是一向不生。祇是隨意而生。經云。菩薩有意生身。是也。忽若未會無心。著相而作者。皆屬魔業。乃至作淨土佛事。並皆成業。乃名佛障。障汝心故。被因果管束。去住無自由分。所以菩提等法。本不是有。如來所說。皆是化人。猶如黃葉爲金權。止小兒啼。故實無有法。名阿耨菩提。

如今既會此意。何用區區。但隨緣消舊業。更莫造新殃。心裏明明。所以舊時見解。總須捨卻。淨名云。除去所有。法華云。二十年中。常令除糞。祇是除去心中作見解處。又云。蠲除戲論之糞。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。並不停畱一法。故經云。諸佛國土。亦復皆空。若言佛道。是修學而得。如此見解。全無交涉。或作一機一境。揚眉動目。祇對相當。便道契會也。得證悟禪理也。忽逢一人不解。便道都無所知。對他若得道理。心中便歡喜。若被他折伏。不如他。便卽心懷惆悵。如此心意。學禪。有何交涉。任汝會得少許道理。祇得箇心所法。

禪道總沒交涉。所以達摩面壁。都不令人有見處。故云。忘機是佛道。分別是魔境。此性縱汝迷時。亦不失。悟時亦不得。天真自性。本無迷悟。盡十方虛空界。元來是我一心體。縱汝動用造作。豈離虛空。虛空本來無大無小。無漏無爲。無迷無悟。了了見無一物。亦無人。亦無佛。絕纖毫的量。是無依倚。無粘綴。一道清流。是自性無生法忍。何有擬議。真佛無口。不解說法。真聽無耳。其誰聞乎。珍重。

師本是閩中人。幼於本州黃蘗山出家。額間隆起如珠。音辭朗潤。志意冲澹。後遊天台。逢一僧如舊識。乃

同行。屬澗水暴漲。師倚杖而止。其僧率師同過。師云。請兄先過。其僧卽浮笠於水上便過。師云。我卻共箇稍子作隊。悔不一棒打殺。

有僧辭歸宗。宗云。往甚處去。云。諸方學五味禪去。宗云。諸方有五味禪。我這裏祇是一味禪。云。如何是一味禪。宗便打。僧云。會也會也。宗云。道道。僧擬開口。宗又打。其僧後到師處。師問甚麼處來。云。歸宗來。師云。歸宗有何言句。僧遂舉前話。師乃上堂舉此因緣云。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。問著箇箇。屙漉漉地。祇有歸宗較些子。

師在鹽官會裏。大中帝爲沙彌。師於佛殿上禮佛。沙彌云。不著佛求。不著法求。不著眾求。長老禮拜。當何所求。師云。不著佛求。不著法求。不著眾求。常禮如是事。沙彌云。用禮何爲。師便掌。沙彌云。太麤生。師云。這裏是什麼所在。說麤說細。隨後又掌。沙彌便走。

師行腳時到南泉。一日齋時。捧鉢向南泉位上坐。南泉下來見。便問長老什麼年中行道。師云。威音王已前。南泉云。猶是王老師孫在。師便下去。師一日出次。南泉云。如許大身材。戴箇些子大笠。師云。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裏許。南泉云。王老師叻。師戴笠便行。

師一日在茶堂內坐。南泉下來。問定慧等學。明見佛性。此理如何。師云。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。泉云。莫便是長老見處麼。師云。不敢。泉云。漿水錢且置。草鞋錢教什麼人還。師便休。後滄山舉此因緣問仰山。莫是黃蘗搆他南泉不得麼。仰山云。不然。須知黃蘗有陷虎之機。滄山云。子見處得與麼長。

一日普請。泉問什麼處去。師云。擇菜去。泉云。將什麼擇。師豎起刀子。泉云。只解作賓。不解作主。師扣三下。一日五人新到。同時相看。一人不禮拜。以手畫一圓相而立。師云。還知道好隻獵犬麼。云。尋羚羊氣來。師

云。羚羊無氣。汝向什麼處尋。云。尋羚羊蹤來。師云。羚羊無蹤。汝向什麼處尋。云。尋羚羊跡來。師云。羚羊無跡。汝向什麼處尋。云。與麼則死羚羊也。師便休。來日陞座退。問昨日尋羚羊僧出來。其僧便出。師云。老僧昨日後頭未有語在。作麼生。其僧無語。師云。將謂是本色衲僧。元來祇是義學沙門。

師曾散眾在洪州開元寺。裴相公一日入寺行次。見壁畫。乃問寺主。這畫是什麼。寺主云。畫高僧。相公云。形影在這裏。高僧在什麼處。寺主無對。相公云。此間莫有禪僧麼。寺主云。有一人。相公遂請師相見。乃舉

前話問師。師召云。裴休。休應諾。師云。在什麼處。相公於言下有省。乃再請師開堂。

上堂云。汝等諸人。盡是噇酒糟漢。與麼行腳。笑殺他人。總似與麼容易。何處更有今日。汝還知大唐國裏。無禪師麼。時有僧問。祇如諸方見今出世。匡徒領眾。爲什麼卻道無禪師。師云。不道無禪。祇道無師。後瀉山舉此因緣。問仰山云。意作麼生。仰山云。鵝王擇乳。素非鴨類。瀉山云。此實難辨。

裴相一日托一尊佛於師前。胡跪云。請師安名。師召云。裴休。休應諾。師云。與汝安名竟。相公便禮拜。相公

一日上詩一章。師接得便坐卻。乃問會麼。相公云。不會。師云。與麼不會。猶較些子。若形紙墨。何有吾宗。詩曰。自從大士傳心印。額有圓珠七尺身。掛錫十年棲蜀水。浮杯今日渡漳濱。千徒龍象隨高步。萬里香花結勝因。願欲事師爲弟子。不知將法付何人。師答曰。心如大海無邊際。口吐紅蓮養病身。雖有一雙無事手。不曾祇揖等閑人。

夫學道者。先須屏卻雜學諸緣。決定不求。決定不著。聞甚深法。恰似清風屆耳。瞥然而過。更不追尋。是爲甚深。入如來禪。離生禪想。從上祖師唯傳一心。更無

二法。指心是佛。頓超等妙二覺之表。決定不流至第二念。始似入我宗門。如斯之法。汝取次人到這裏。擬作麼生學。所以道。擬心時。被擬心魔縛。非擬心時。又被非擬心魔縛。非非擬心時。又被非非擬心魔縛。魔非外來。出自你心。唯有無神通菩薩。足跡不可尋。若以一切時中心有常見。卽是常見外道。若觀一切法空。作空見者。卽是斷見外道。所以三界唯心。萬法唯識。此猶是對外道邪見人說。若說法身以爲極果。此對三賢十聖人言。故佛斷二愚。一者微細所知愚。二者極微細所知愚。佛旣如是。更說什麼等妙二覺來。

所以一切人但欲向明。不欲向闇。但欲求悟。不受煩惱無明。便道佛是覺。眾生是妄。若作如是見解。百劫千生輪迴六道。更無斷絕。何以故。爲謗諸佛本源自性故。他分明向你道。佛且不明。眾生且不闇。法無明闇故。佛且不彊。眾生且不弱。法無彊弱故。佛且不智。眾生且不愚。法無愚智故。是你出頭總道解禪。開著口。便病發。不說本。祇說末。不說迷。祇說悟。不說體。祇說用。總無你話論處。他一切法。且本不有。今亦不無。緣起不有。緣滅不無。本亦不有。本非本故。心亦不心。心非心故。相亦非相。相非相故。所以道無法無本心。

始解心心法。法卽非法。非法卽法。無法無非法。故是心心法。忽然瞥起一念了知。如幻如化。卽流入過去佛。過去佛且不有。未來佛且不無。又且不喚作未來佛。現在念念不住。不喚作現在佛。佛若起時。卽不擬他是覺。是迷。是善。是惡。輒不得執滯他。斷絕他。如一念瞥起。千重關鎖。鎖不得。萬丈繩索。索他不住。旣若如是。爭合便擬滅他。止他。分明向你道。爾燄識。你作麼生擬斷他。喻如陽燄。你道近十方世界。求不可得。始道遠。着時祇在目前。你擬趁他。他又轉遠去。你始避他。他又來逐你。取又不得。捨又不得。旣若如此。故

知一切法性自爾。卽不用愁他慮他。如言前念是凡。後念是聖。如手翻覆一般。此是三乘教之極也。據我禪宗中。前念且不是凡。後念且不是聖。前念不是佛。後念不是眾生。所以一切色是佛色。一切聲是佛聲。舉著一理。一切理皆然。見一事。見一切事。見一心。見一切心。見一道。見一切道。一切處無不是道。見一塵。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。見一滴水。卽見十方世界一切性。水又見一切法。卽見一切心。一切法本空心。卽不無。不無卽妙有。有亦不有。不有卽有。卽真空妙有。旣若如是。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。一切微塵國

士。不出我之一念。若然。說什麼內之與外。如蜜性甜。一切蜜皆然。不可道這箇蜜甜。餘底苦也。何處有與麼事。所以道虛空無內外。法性自爾。虛空無中間。法性自爾。故眾生卽佛。佛卽眾生。眾生與佛。元同一體。生死涅槃。有爲無爲。元同一體。世間出世間。乃至六道四生。山河大地。有性無性。亦同一體。言同者。名相亦空。有亦空。無亦空。盡恆沙世界。元是一空。旣若如此。何處有佛度眾生。何處有眾生受佛度。何故如此。萬法之性自爾。故若作自然見。卽落自然外道。若作無我無我所見。墮在三賢十聖位中。你如今云。何將

一尺一寸。便擬量度虛空。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。法自寂故。當處自住。當處自真。以身空故名法空。以心空故名性空。身心總空。故名法性空。乃至千途異說。皆不離你之本心。如今說菩提涅槃真如佛性。二乘菩薩者。皆指葉爲黃金。拳掌之說。若也展手之時。一切大眾若天若人。皆見掌中都無一物。所以道本來無一物。何處有塵埃。本旣無物。三際本無所有。故學道人單刀直入。須見這箇意始得。故達摩大師從西天來至此土。經多少國土。祇覓得可大師一人。密傳心印。印你本心。以心印法。以法印心。心旣如此。

法亦如此。同真際。等法性。法性空中。誰是授記人。誰是成佛人。誰是得法人。他分明向你道。菩提者不可以身得。身無相故。不可以心得。心無相故。不可以性得。性卽便是本源自性。天真佛故。不可以佛更得佛。不可以無相更得無相。不可以空更得空。不可以道更得道。本無所得。無得亦不可得。所以道無一法可得。祇教你了取本心。當下了時。不得了相。無了無不了相。亦不可得。如此之法。得者卽得。得者不自覺知。不得者亦不自覺知。如此之法。從上已來。有幾人得知。所以道天下忘己者。有幾人。如今於一機一境一

經一教一世一時一名一字六根門前領得與機關
木人何別。忽有一人出來不於一名一相上作解者。
我說此人盡十方世界覓這箇人不可得。以無第二
人故。繼於祖位。亦云釋種無雜純一。故言王若成佛
時。王子亦隨出家。此意大難知。祇教你莫覓。覓便失
卻。如癡人山上叫一聲響。從谷出。便走下山。趁及尋
覓不得。又叫一聲。山上響。又應。亦走上山上趁。如是
千生萬劫。祇是尋聲逐響人。虛生浪死漢。汝若無聲
卽無響。涅槃者。無聞無知無聲。絕迹絕踪。若得如是
稍與祖師隣房也。

問。如王庫藏內。都無如是刀。伏願誨示。師云。王庫藏者。卽虛空性也。能攝十方虛空世界。皆總不出你心。亦謂之虛空藏菩薩。你若道是有是無。非有非無。總成羊角。羊角者。卽你求覓者也。

問。王庫藏中有真刀否。師云。此亦是羊角。云。若王庫藏中本無真刀。何故云王子持王庫中真刀出至異國。何獨言無。師云。持刀出者。此喻如來使者。你若言王子持王庫中真刀出去者。庫中應空去也。本源虛空性。不可被異人將去。是什麼語。設你有者。皆名羊角。

問。迦葉受佛心印。得爲傳語人否。師云。是。云。若是傳語人。應不離得羊角。師云。迦葉自領得本心。所以不是羊角。若以領得如來心。見如來意。見如來色相者。卽屬如來使。爲傳語人。所以阿難爲侍者。二十年。但見如來色相。所以被佛訶云。唯觀救世者。不能離得羊角。

問。文殊執劍於瞿曇前者如何。師云。五百菩薩得宿命智。見過去生業障。五百者卽你五陰身。是以見此夙命障故。求佛求菩薩涅槃。所以文殊將智解劍。害此有見佛心故。故言你善害。云。何者是劍。師云。解心

是劍。云。解心既是劍。斷此有見佛心。祇如能斷見心。何能除得。師云。還將你無分別智。斷此有見分別心。云。如作有見有求佛心。將無分別智。劍斷。爭奈有智劍在何。師云。若無分別智。害有見無見。無分別智亦不可得。云。不可以智更斷智。不可以劍更斷劍。師云。劍自害劍。劍劍相害。卽劍亦不可得。智自害智。智智相害。卽智亦不可得。母子俱喪。亦復如是。

問。如何是見性。師云。性卽是見。見卽是性。不可以性更見性。聞卽是性。不可以性更聞性。祇你作性見。能聞能見性。便有一異法生。他分明道所可見者。不可

更見。你云何頭上更著頭。他分明道如盤中散珠。大者大圓。小者小圓。各各不相知。各各不相礙。起時不言我起。滅時不言我滅。所以四生六道未有不。如時。且眾生不見佛。佛不見眾生。四果不見四向。四向不見四果。三賢十聖不見等妙。二覺等妙。二覺不見三賢。十聖乃至水不見火。火不見水。地不見風。風不見地。眾生不入法界。佛不出法界。所以法性無去來。無能所見。既如此。因什麼道我見我聞。於善知識處得契悟。善知識與我說法。諸佛出世與眾生說法。迦旃延祇爲以生滅心傳實相法。被淨名呵責。分明道一

切法本來無縛。何用解他。本來不染。何用淨他。故云實相如是。豈可說乎。汝今祇成是非心。染淨心。學得一知一解。遶天下行。見人便擬定當取。誰有心眼。誰彊誰弱。若也如此。天地懸殊。更說什麼見性。

問。旣言性卽見。見卽性。祇如性自無障礙。無劑限。云何隔物卽不見。又於虛空中。近卽見。遠卽不見者。如何。師云。此是你妄生異見。若言隔物不見。無物言見。便謂性有隔礙者。全無交涉。性且非見非不見。法亦非見非不見。若見性人。何處不是我之本性。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。總是我之性淨明體。故云見色便

見心。色心不異故。祇爲取相作見聞覺知。去卻前物。始擬得見者。卽墮二乘人中。依通見解也。虛空中。近則見。遠則不見。此是外道中收。分明道非內亦非外。非近亦非遠。近而不可見者。萬物之性也。近尙不可見。更道遠而不可見。有什麼意旨。

問。學人不會。和尙如何指示。師云。我無一物。從來不曾將一物與人。你無始已來。祇爲被人指示。覓契覓會。此可不是弟子與師俱陷王難。你但知一念不受。卽是無受身。一念不想。卽是無想身。決定不遷流造作。卽是無行身。莫思量卜度分別。卽是無識身。你如

今纔別起一念。卽入十二因緣。無明緣行亦因亦果。乃至老死亦因亦果。故善財童子一百一十處求善知識。祇向十二因緣中求。最後見彌勒。彌勒卻指見文殊。文殊者卽汝本地無明。若心心別異向外求善知識者。一念纔生卽滅。纔滅又生。所以汝等比丘亦生亦老亦病亦死。酬因答果已來。卽五聚之生滅。五聚者五陰也。一念不起。卽十八界空。卽身便是菩提華果。卽心便是靈智。亦云靈臺。若有所住著。卽身爲死屍。亦云守死屍鬼。

問。淨名默然。文殊讚歎云。是真入不二法門。如何。師

云。不二法門。卽你本心也。說與不說。卽有起滅。無言說時。無所顯示。故文殊讚歎云。淨名不說。聲有斷滅。否。師云。語卽默。默卽語。語默不二。故云聲之實性亦無斷滅。文殊本問亦無斷滅。所以如來常說。未嘗有不說時。如來說卽是法。法卽是說。法說不二。故乃至報化二身。菩薩聲聞。山河大地。水鳥樹林。一時說法。所以語亦說。默亦說。終日說而未嘗說。旣若如是。但以默爲本。

問。聲聞人藏形於三界。不能藏於菩提者。如何。師云。形者質也。聲聞人但能斷三界見修。已離煩惱。不能

藏於菩提。故還被魔王於菩提中捉得。於林中宴坐。還成微細見菩提心也。菩薩人已於三界菩提決定不捨不取。不取故。七大中覓他不得。不捨故。外魔亦覓他不得。汝但擬著一法。印子早成也。印著有。卽六道四生文出。印著空。卽無相文現。如今但知決定不印一切物。此印爲虛空。不一不二。空本不空。印本不有。十方虛空世界諸佛出世。如見電光一般。觀一切蠢動含靈。如響一般。見十方微塵國土。恰似海中一滴水相似。聞一切甚深法。如幻如化。心心不異。法法不異。乃至千經萬論。祇爲你之一心。若能不取一切

相。故言如是一心中。方便勤莊嚴。

問。如我昔爲歌利王。割截身體如何。師云。仙人者卽是你心。歌利王好求也。不守王位。謂之貪利。如今學人不積功累德。見者便擬學。與歌利王何別。如見色時。壞卻仙人眼。聞聲時。壞卻仙人耳。乃至覺知時。亦復如是。喚作節節支解。云。祇如仙人忍時。不合更有節節支解。不可一心忍。一心不忍也。師云。你作無生見。忍辱解。無求解。總是傷損。云。仙人被割時。還知痛否。又云。此中無受者。是誰受痛。師云。你旣不痛。出頭來。覓箇甚麼。

問。然燈佛授記。爲在五百歲中。五百歲外。師云。五百歲中不得授記。所言授記者。你本決定不忘。不失有爲。不取菩提。但以了世非世。亦不出五百歲外。別得授記。亦不於五百歲中得授記。云。了世三際相不可得。已否。師云。無一法可得。云。何故言頻經五百世。前後極時長。師云。五百世長遠。當知猶是仙人。故然燈授記時。實無少法可得。

問。教中云。銷我億劫顛倒想。不歷僧祇獲法身者。如何。師云。若以三無數劫修行。有所證得者。盡恆沙劫不得。若於一剎那中。獲得法身。直了見性者。猶是三

乘教之極談也。何以故。以見法身可獲故。皆屬不了義教中收。

問。見法頓了者。見祖師意否。師云。祖師心出虛空外。云。有限劑否。師云。有無限劑。此皆數量對待之法。祖師云。且非有限量。非無限量。非非有無限量。以絕待故。你如今學者。未能出得三乘教外。爭喚作禪師。分明向汝道。一等學禪。莫取次妄生異見。如人飲水。冷煖自知。一行一住。一刹那間。念念不異。若不如是。不免輪回。

問。佛身無爲。不墮諸數。何故佛身舍利八斛四斗。師

云。你作如是見。祇見假舍利。不見真舍利。云。舍利爲是。本有。爲復功勳。師云。非是本有。亦非功勳。云。若非本有。又非功勳。何故如來舍利。唯鍊唯精。金骨常存。師乃呵云。你作如此見解。爭喚作學禪人。你見虛空。曾有骨否。諸佛心同太虛。覓什麼骨。云。如今見有舍利。此是何法。師云。此從你妄想心生。卽見舍利。云。和尙。還有舍利否。請將出來看。師云。真舍利難見。你但以十指撮盡妙高峯。爲微塵。卽見真舍利。

夫參禪學道。須得一切處不生心。祇論忘機。卽佛道隆。分別卽魔軍盛。畢竟無毛頭許少法可得。

問。祖傳法付與何人。師云。無法與人。云。云何。二祖請師安心。師云。你若道有。二祖卽合覓得心。覓心不可得故。所以道與你安心竟。若有所得。全歸生滅。

問。佛窮得無明否。師云。無明卽是一切諸佛得道之處。所以緣起是道場。所見一塵一色。便合無邊理性。舉足下足。不離道場。道場者無所得也。我向你道。祇無所得。名爲坐道場。云。無明者爲明。爲暗。師云。非明非暗。明暗是代謝之法。無明且不明。亦不暗。不明祇是本明。不明不暗。祇這一句子。亂卻天下人眼。所以道假使滿世間。皆如舍利弗。盡思其度量。不能測佛。

智。其無礙慧。出過虛空。無你語論處。釋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。忽有一菩薩出來。一跨跨卻三千大千世界。不出普賢一毛孔。你如今把什麼本領擬學他。云。既是學不得。爲什麼道歸源性無二。方便有多門。如之何。師云。歸源性無二者。無明實性。卽諸佛性。方便有多門者。聲聞人見無明生。見無明滅。緣覺人但見無明滅。不見無明生。念念證寂滅。諸佛見眾生終日生而無生。終日滅而無滅。無生無滅。卽大乘果。所以道果滿菩提圓。華開世界起。舉足卽佛。下足卽眾生。諸佛兩足尊者。卽理足事足。眾生足生死足。一切等。

足。足故不求。是你如今念念學佛。卽嫌著眾生。若嫌著眾生。卽是謗他十方諸佛。所以佛出世來。執除糞器。蠲除戲論之糞。祇教你除卻從來學心見心。除得盡。卽不墮戲論。亦云搬糞出。祇教你不生心。心若不生。自然成大智者。決定不分別佛與眾生。一切盡不分別。始得入我曹溪門下。故自古先聖云。少行我法門。所以無行爲我法門。祇是一心門。一切人到這裏。盡不敢入。不道全無。祇是少人得。得者卽是佛。珍重。問如何得不落階級。師云。終日喫飯。未曾咬著一粒米。終日行。未曾踏著一片地。與麼時。無人我等相。終

日不離一切事。不被諸境惑。方名自在人。念念不見一切相。莫認前後三際。前際無去。今際無住。後際無來。安然端坐。任運不拘。方名解脫。努力努力。此門中千人萬人。祇得三箇五箇。若不將爲事。受殃有日在。故云。著力今生。須了卻。誰能累劫受餘殃。師於唐大中年中。終於本山。宣宗敕謚斷際禪師。塔曰廣業。

金陵嚴正達捐資敬刻此錄上下二卷伏願

祖父 師長深種良因共登極樂

光緒十年夏四月金陵刻經處識



高峰大師語錄

參學
門人編



元高峰大師語錄序

始予乍閱內典。得經論并古今雜著。共數帙。中有大
師語。驚喜信受。如闇逢炬。至於今猶然。蓋自來參究
此事。最極精銳。無逾師者。真似純鋼鑄就。一回展讀。
一回激發人意氣。俾踊躍淬礪忘倦。雖悟處深玄。不
敢以凡臆窺測。而但覺其直截根原。脫落窠臼。近有
慈明妙喜之風。遠之不下德山臨濟諸老。偉哉。堂堂
乎。可謂照末法之光明幢也。獨恨大藏未收。坊刻尙
尠。怏怏於胸中者三十年。乃今以其舊本重壽諸梓。
而蓮社行人。有相顧耳語者。謂予旋轉萬流。指歸淨

土柰何復殷勤稱讚是編意者念阿彌陀佛不及看
萬法歸一耶。遂洶洶搖動。嗟乎。但了念佛是誰。不必
問一歸何處。茲有人焉。知生我是父。又自疑身從何
來。聞者寧不絕倒。古尊宿云。如人涉遠。以到爲期。不
取途中強分難易。諸仁者。方便門多。歸元路一。願勿
以狐疑玩愒歲時。便應直往疾趨。爲到家計。旣到家
已。千丈巖七寶池。有智主人。二俱不受。

萬歷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佛歡喜日雲棲株宏謹識

高峰大師語錄

參學門人編 靈隱弘禮重梓

△湖州雙髻庵法語

師自咸淳甲戌春就庵示眾。乃云。談玄談妙。說性說心。攢花簇錦。巧妙尖新。如麻似粟。從古至今。莫不皆是。乘虛接響。底漢倚草。附木精靈。山僧雖是他家種。草決定不向遮裏藏身。既然如是。且道今日爲眾開堂。斬新條令。一句又作麼生。喝一喝云。符到奉行。示眾。有一物。明歷歷。佛祖覷不破。大地無人識。常在舌頭尖。盡力吐不出。吐得出。也是胡餅裏呷汁。

示眾。有句無句。金烏吞玉兔。如藤倚樹。癩馬繫枯椿。樹倒藤枯。一冬燒不盡。句歸何處。石虎當途踞。呵呵大笑。龍頭蛇尾。捺倒爛泥裏。剛刀不斬無罪之人。且道。馮山過在甚麼處。乃呵呵大笑下座。

示眾。千嶺萬山雪。五湖四海冰。清光成一片。物物盡皆明。且道。趙州柏樹子。雲門乾矢橛。洞山麻三斤。畢竟是箇甚麼。喝一喝云。明星當午現。猶待曉雞鳴。歲旦示眾。百年難遇歲朝春。姹女梳粧越樣新。惟有東村王大姐。依前滿面是埃塵。

解制示眾。九旬把定繩頭。不容絲毫走作。直得箇箇

皮穿骨露。七零八落。冷眼看來。正謂掘地討天。千錯萬錯。今日到遮裏。不免放開一線。彼此無拘無束。東西南北。任運騰騰。天上人間。逍遙快樂。然雖如是。且道忽遇鑊湯爐炭。劍樹刀山。未審如何棲泊。良久云。惡。

示眾。萬里不挂片雲。虛空突出一竅。雙髻峰踔跳上三十三天。拄杖子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。且道叫箇甚麼。以拂子擊禪牀云。炎炎六月火生冰。夜半日輪當午照。

示眾。一夏九十日。看看又將半。面門無位人。急著眼。

睛看冷地。驀相逢。脚跟紅線斷。掌內握乾坤。翻身遊碧漢。堪笑當年老瑞巖。惺惺石上重呼喚。乃豎起拂子云。大眾。遮箇是瑞巖主人公耶。是臨濟無位真人耶。若也定當得出。許你一生參學事畢。脫或未然。擲下拂子云。撒向堦前。來朝打算。

示眾。五湖春色十分肥。正是功圓果滿時。玉蝶穿花零碎錦。黃鶯擲柳亂垂絲。靈雲打失娘生眼。備老重添八字眉。無限水邊林下客。謾將竹杖度須彌。

示眾。三世諸佛說不到。開口道著。歷代祖師行不到。動步踏著。行說俱到時如何。正好行腳。

歲旦示眾。山僧去年三十六。今年又添一歲。諸人共知。拈拄杖云。且道拄杖子年多少。擊禪牀云。元正啟祚。萬物咸新。

示眾。舉南泉示眾云。文殊普賢。昨夜三更起。佛見法見。各與二十棒。貶向二鐵圍山。所供並實。趙州出云。棒教阿誰喫。泉云。過在甚麼處。一對無孔鐵槌。州便禮拜。泉歸方丈。蒼天中更添怨苦。南泉和尚。雖則頂門具眼。賞罰分明。點檢將來。也是虛空裏釘橛。若無趙州後語。未審如何折合。高峰不然。忽有人起佛見法見。但向他道。善哉善哉。時節若至。其理自彰。

示眾。百千諸佛。歷代祖師。乃至天下老和尚。以拂子擊禪牀。一下云。總向遮裏墮坑落壑。還有跳得出底麼。又擊一下云。三生六十劫。

示眾。舉丹霞因過一院。值凝寒。遂於殿中見木佛。乃取燒火向院主偶見。訶責曰。何得燒我木佛。霞以杖撥灰云。吾燒取舍利。主云。木佛何有舍利。霞云。既無舍利。更請兩尊再取燒之。院主自後眉鬚墮落。師拈云。丹霞燒木佛。爲寒所逼。豈有他哉。院主眉鬚墮落。偶爾成文。何足疑矣。若作佛法商量。管取入地獄如箭。擲拂子下座。

示眾。歸宗拭卻眼睛。二祖安心斷臂。雲門拶折一足。
玄沙壓破腳指。遮一夥隨搜搜。漢以拂子。廿廿云。蚤
知有遮般消息。免見血淋滿地。

示眾。以拄杖橫肩。顧左右云。大眾會麼。柳樛橫肩不
顧人。直入千峰萬峰去。

△杭州西天目山師子禪寺法語

至元丁亥冬。眾請師開堂。遂就石室內拈香祝聖罷。
次拈香云。此一瓣香。不假壺中日月。亦非劫外春風。
幾番親遭毒手。直得八面玲瓏。如今放下也。地搖六
震。拈來則塞破虛空。且道不拈不放一句。又作麼生。

喝一喝。作女人拜。熱向爐中。供養前住。仰山戴角披
毛無鼻孔。底老和尚。用酬法乳之恩。遂就座。僧問十
方同聚會。箇箇學無爲。此是選佛場。心空及第歸。龐
居士恁麼道。還有爲人處也無。師云。有。進云。畢竟在
那一句。師云。從頭問將來。進云。如何是十方同聚會。
師云。龍蛇混雜。凡聖交參。進云。如何是箇箇學無爲。
師云。口吞佛祖。眼蓋乾坤。進云。如何是選佛場。師云。
東西十萬。南北八千。進云。如何是心空及第歸。師云。
動容揚古路。不墮悄然機。進云。恁麼則言言見諦。句
句朝宗。師云。你甚處見得。僧喝。師云。也是掉棒打月。

進云。此事且止。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。選佛場開。畢竟有何祥瑞。師云。山河大地。萬象森羅。情與無情。悉皆成佛。進云。既皆成佛。因甚學人不成佛。師云。你若成佛。爭教大地成佛。進云。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。師云。湘之南。潭之北。進云。還許學人懺悔也無。師云。禮拜著。僧纔拜。師云。師子咬人。韓獹逐塊。師乃豎拂。召大眾云。此是選佛場。心空及第歸。伶俐漢。若向遮裏見得。便見龐居士安身立命處。既見龐居士安身立命處。便見從上佛祖安身立命處。既見佛祖安身立命處。便見自己安身立命處。既見自己安身立命處。

處不妨向遮裏拗折拄杖。高挂鉢囊。三條椽下。七尺單前。咬無米飯。飲不濕羹。伸腳打眠。逍遙度日。若是奴郎不辨。菽麥不分。抑不得已。按下雲頭。向虛空裏書一本上大人。教諸人依樣畫貓兒去也。山僧昔年在雙徑。歸堂未及一月。忽於睡中疑著萬法歸一。歸何處。自此疑情頓發。廢寢忘餐。東西不辨。晝夜不分。開單展鉢。屙屎放尿。至於一動一靜。一語一默。總只是箇一歸何處。更無絲毫異念。亦要起絲毫異念了不可得。正如釘釘膠粘。撼搖不動。雖在稠人廣眾中。如無一人相似。從朝至暮。從暮至朝。澄澄湛湛。卓

卓巍巍。純清絕點。一念萬年。境寂人忘。如癡如兀。不覺至第六日。隨眾在三塔諷經次。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讚。驀然觸發。日前仰山老和尚問拖死屍句子。直得虛空粉碎。大地平沈。物我俱忘。如鏡照鏡。百丈野狐。狗子佛性。青州布衫。女子出定話。從頭密舉。驗之。無不了了。般若妙用。信不誣矣。前所看無字。將及三載。除二時粥飯。不會上蒲團。困時亦不倚靠。雖則晝夜東行西行。常與昏散二魔。輒作一團。做盡伎倆。打屏不去。於遮無字上。竟不會有一餉間省力成片。自決之後。鞠其病源。別無他故。只爲不在疑情上。

做工夫。一味只是舉。舉時卽有。不舉便無。設要起疑。亦無下手處。設使下得手。疑得去。只頃刻間。又未免被昏散。打作兩橛。於是空費許多光陰。空喫許多生受。略無些子進趣。一歸何處。卻與無字不同。且是疑情易發。一舉便有。不待返覆。思惟計較。作意纔有。疑情稍稍成片。便無能爲之心。旣無能爲之心。所思卽忘。致使萬緣不息。而自息。六窗不靜。而自靜。不犯纖塵。頓入無心三昧。忽遇喫粥喫飯處。管取向鉢盂邊。摸著匙筯。不怕甕中走卻鼈。此是已驗之方。決不相賺。如有一句誑惑諸人。自招永墮。拔舌犁耕。現前學

般若菩薩。必要明此一段大事。不憚山高水闊。特特
來見西峰。况兼各各然指然香。立戒立願。礪齒磨牙。
辦鐵石志。既有如是操略。如是知見。切須莫負自己
初心。莫負父母捨汝出家心。莫負新建僧堂檀信心。
莫負國王大臣外護心。直下具大信去。直下無變異
去。直下壁立萬仞去。直下依樣畫貓兒去。畫來畫去。
畫到結角羅紋處。心識路絕處。人法俱忘處。筆端下
驀然突出箇活貓兒來。因元來盡大地是箇選佛場。
盡大地是箇自己。到遮裏說甚龐居士。直饒三乘十
地。膽喪魂驚。碧眼黃頭。容身無地。然雖如是。若要開

鑿人天眼目。發揚佛祖宗猷。更須將自己與選佛場。鎔作一團。颺在百千萬億世界之外。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。更那邊打一遭。卻來喫西峰痛棒。大眾。既是和自己颺了。又將甚麼喫棒。忽有箇不顧性命底漢子。問恁麼舉。出來掀倒禪牀。喝散大眾。是則固是要。且西峰師子巖未肯點頭在。

上堂。無邊刹境。自他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。始終不離於當念。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。橫眠豎眠。或歌或詠。諸人還知麼。諸人每日在選佛場前。東行西行。或嗔或喜。山僧還知麼。若也彼此知得。不免分身。

確搗拔舌犁耕。若也彼此不知。管取釋迦拱手。彌勒皈依。因甚如此。不見道。知之一字。眾禍之門。

上堂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乃顧視左右下座。

上堂。盡十方世界。是箇鉢盂。汝等諸人喫粥喫飯。也在裏許。屙屎放尿。也在裏許。行住坐臥。乃至一動一靜。總在裏許。若也識得。達磨大師。只與你做得箇洗腳奴子。若也不識。二時粥飯。將甚磨喫。參。

元正上堂。新年頭。行新令。露柱燈籠。急著眼聽。竈頭西南角。有片方磚。惺惺伶俐。伶俐惺惺。念茲在茲。必恭必敬。因甚如此。徐十三郎。行年本命。

上堂。愛之欲其生。惡之欲其死。愛惡兩重關。以拄杖
⊕。總向遮裏起。直饒識得根源。更買草鞋行腳三十
年。以拄杖。卅。何曾踏著遮裏。擲拄杖云。你有拄杖
子。與你拄杖子。

上堂。卓拄杖云。師子窟。師子吼。師子兒。無前後。驀然
直下翻身。便解人前開口。卽今莫有翻身底麼。擲拄
杖云。鰍跳不出斗。

結制上堂。大限九旬。小限七日。麤中有細。細中有密。
密密無間。纖塵不立。正恁麼時。銀山鐵壁。進則無門。
退之則失。如墮萬丈深坑。四面懸崖荆棘。切須猛烈。

英雄直要翻身跳出。若還一念遲疑。佛亦救你不得。此是最上玄門。普請大家著力。山僧雖則不管閒非。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。①②③④

因從一禪人有省上堂。二十餘年。布箇漫天網子。打鳳羅龍。竟不曾遇著一箇鰕蟹。今日不期有箇螞蟥。蟲撞入網中。固是不堪上眼。三十年後。向孤峰絕頂。揚聲大叫。且道。箇甚麼。大地山河一片雪。

上堂。昨夜夢中作得一偈。舉似大眾。良久云。忘卻了也。驀拈拄杖云。拄杖子。還記得麼。良久云。同坑無異土。

浴佛上堂。舉世尊纔生下。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。周行七步。目顧四方。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。師云。見怪不怪。其怪自壞。大眾會麼。更聽一頌。指天指地展戈矛。直至如今戰不休。假使羣靈都殺盡。一身還有一身愁。

祈晴上堂。天關久鎖不開容。日夜滂沱鼓黑風。以拂子擊禪牀。一下云。憤性一槌俱擊碎。頂門迸出一輪紅。

中夏上堂。以拂子。四十五日前薦得。非特日消萬兩黃金。亦乃能應四天下供養。四十五日後薦得。

寸絲滴水也。當牽犁拽杷償他。以拂子擊禪牀。一下云。曾經巴峽猿啼處。不是愁人也斷腸。

上堂。忘卻當年密授句。枉教一眾喫辛苦。夜來枕上忽憶著。年年五月黃梅雨。

上堂。一葉落。天下秋。一塵起。大地收。喝一喝云。有意氣時添意氣。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
上堂。海底泥牛銜月走。巖前石虎抱兒眠。鐵蛇鑽入金剛眼。崑崙騎象鷺鷥牽。此四句內。有一句能殺能活。能縱能奪。若檢點得出。許汝一生參學事畢。

直翁居士至上堂。山僧有一奇特因緣。未嘗輕易拈

出。今日幸遇直翁證明。供養大眾。良久云。美食不中飽人餐。

冬至上堂。陰向鼻端滅。陽從眼裏生。會得箇中意。更參三十年。

上堂。夜夜抱佛眠。上大人。朝朝還共起。丘乙己。起坐鎮相隨。化三千。語默同居止。七十士。纖毫不相離。爾小生。如身影相似。八九子。欲識佛住處。佳作仁。只遮語聲是。可知禮也。傅大士和聲吐出。耀古騰今。妙上座。矢上加尖。一場好笑。伶俐漢。纔聞舉著。如珠在掌。如芥投針。若是機思遲鈍。三搭不回。昔年吾佛世尊。

由斯之輩。三七思惟。計盡情忘。不免全身放倒。今日
山僧到遮裏也。只得依條攀例。按下雲頭。倒轉鎗旗。
就窠打劫。直教一箇箇不假乘舟鼓棹。遊戲如來大
圓覺海。以拂子打圓相云。還見麼。以拂子擊禪牀一
下云。還聞麼。蒼天蒼天。正所謂有耳不聞。圓頓教。有
眼不見。舍却身。說甚長期短期。百千萬億阿僧祇。鼻
孔依前向下垂。擲下拂子。喝一喝下座。

普請上堂。禪不在參。道不須悟。動轉施爲。山嶽鼓舞。
孟八郎漢便恁麼去。爭似西峰搬石運土。

上堂。昨夜東西兩天目。議論狗子有無佛性話。儘儘

爭之不已。山僧未免出來向他道。說有說無。總未夢見在。於是二邊懣懣而退。大眾既謂有無俱不是。畢竟合作麼生。八角磨盤空裏走。三腳驢子弄蹄行。因事上堂。水中鹹味。色裏膠青。決定是有。不見其形。豎拂子云。見其形。失卻山前一村人眼睛。

上堂。八十日中。干說萬喻。說也。說到無說時。聞也。聞到無聞處。既是無說。又無聞。功成果滿。憑何舉。吹龍笛。擊鼉鼓。皓齒歌。細腰舞。桃花亂落如紅雨。結制上堂。西峰今年結夏。有一奇特事。不得不告報諸人。且道是甚奇特事。龍蛇混雜。凡聖同居。

上堂。大海無魚。大地無草。大富無糧。大悟無道。若人透此四重關。非特親見高峰。眉毛長短。鼻孔淺深。猶如赫日當空。萬別千差。無不照。雖然。喚作拂子則觸。不喚作拂子則背。畢竟喚作甚麼。

中夏上堂。豎拂子。召大眾云。到遮裏。進前一步也。不得。退後一步也。不得。總不恁麼也。不得。畢竟如何。不得。不得。

解制上堂。布袋頭開。餒驢餒馬。要騎便騎。要下便下。若到江西湖南。撞著焦尾大蟲。切莫道在西峰度夏。上堂。喫粥了也。洗鉢盂去。矢上加尖。一場敗露。西峰

今日忍俊不禁。卻要向鷺鷥腿上割股。良久云。便恁麼去。

開爐上堂。豎起拂子云。遮些火種。自靈山傳至西峰。已得二千二百三十餘載。今日幸遇開爐。特爲諸人拈出。以拂子吹一吹。乃擲下云。照顧燒卻眉毛。

冬至上堂。良久云。一陽來復。萬物咸新。恭惟盲龜跛鼈。鬼怪妖精。莫問前長後短。大家扶起破沙盆。

臘八上堂。黃面瞿曇。夜半成道。正是喚奴作郎。贏得一場好笑。山僧恁麼告報。也是細姑嫌嫂。

晚參。參須實參。悟須實悟。動轉施爲。輝今耀古。若是

操心不正。悟處不真。粧粧點點。鬪鬪釘釘。被人輕輕
搜著。未免喚燈籠作露柱。且道如何是實參實悟底
消息。良久云。南山起雲。北山下雨。

上堂。西峰今日啟建圓覺。長期有四件切要事。告報
大眾。第一不得隔壁聽聲。第二不得暗裏偷光。第三
不得指東話西。第四不得鬧中取靜。汝等諸人。誠能
遵行此令。管取剋日成功。超凡入聖。若也不然。縱歷
阿僧祇。敢道未徹在。

上堂。舉鵝湖和尚示眾云。未了底人。長時浮逼逼地。
設使了得底人。明得知有去處。尚乃浮逼逼地。上大

人。丘乙己。雲門舉問首座云。適來和尚道。未了底人。浮逼逼地。了得底人。浮逼逼地。意作麼生。座云。浮逼逼地。可知禮也。門云。首座在此。頭白齒黃。作遮箇語話。曲則全。座云。上座作麼生。門云。要道卽得。見卽便見。若不見。莫亂道。枉則直。座云。只如堂頭和尚道。浮逼逼地。又作麼生。門云。頭上著枷。腳下著杻。重言不當喫。座云。恁麼則無佛法也。親言出親口。門云。此文殊普賢大人境界。是何言歟。二老披肝歷膽。西峰雪上加霜。還見鵝湖也無。若道見端的。在那一句。若道不見。諍訛在甚麼處。具眼底試點出看。

冬至上堂。世間動不動法。皆屬陰陽遷變。驀拈拄杖云。惟有山僧木上座。能爲萬象主。不逐四時彫。乃靠拄杖云。無形本寂寥。

上堂。低頭覓天。仰面尋地。波波挈挈。遠之遠矣。驀然撞著徐十三郎。噯。元來只在遮裏。以手拍膝一下云。在遮裏。臘月三十日到來。也是開眼見鬼。

上堂。舉香巖和尚。一日上堂。時有僧問。不慕諸聖。不重己靈。如何。巖云。萬機休罷。千聖不攜。臘月扇子。此時疏山在眾作嘔聲。曰。是何言歟。低聲低聲。巖云。阿誰。眾曰。師叔。巖云。不肯老僧那。出云。是。胡來。胡現。巖

云。汝莫道得麼。山曰。道得。平地干戈。巖云。汝試道看。山云。若教某甲道。須還師資禮始得。赤眼撞著火柴頭。巖乃禮拜。舉前話問之。山曰。何不道肯諾不得全。草賊大敗。巖云。直饒恁麼道。也須倒屣三十年。設使住山無柴燒。近水無水喫。分明記取。棒打石人頭。曝曝論實事。後住疏山。果如前記。大眾二老互相屈辱。西峰從頭解注。還分優劣也無。若謂不分。因甚倒屣三十年。若謂分。漏逗在甚麼處。伶俐漢。緇素得出。非惟截斷天下人舌頭。穿卻天下人鼻孔。釋迦彌勒。與你作奴。亦不爲差。其或不然。更聽一頌。洞徹是非如。

夢幻轉身未免墮深坑。須知別有通霄路。不許時人造次行。

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。還見麼。人人眼裏有睛。不是瞎漢。決定是見。以拄杖卓一下云。還聞麼。箇箇耳裏有竅。不是死漢。決定是聞。既見既聞。是箇甚麼。以拄杖○見聞卽且止。只如六根未具之前。聲色未彰之際。未聞之聞。未見之見。正恁麼時。畢竟以何爲驗。以拄杖①。吾今與汝保任斯事。終不虛也。以拄杖②。三十年後。切忌妄通消息。靠拄杖下座。

雪巖和尚忌拈香。昔年瞎卻我眼。今朝穿卻你鼻。冤

冤相報無休。莫若克己復禮。遂插香以袖掩面作哭聲。復以坐具搭左肩上。作女人拜云。非惟和尚同塵。免得遞相鈍置。

上堂。一年已減五日。光影如駒過隙。直須如救頭然。切莫隨情放逸。卓拄杖云。夜來一雨雪消鎔。萬疊青山如洗出。

元宵上堂。參禪須是鐵漢。著手心頭便判。只如雪覆千山。孤峰不白。作麼生判。擲拄杖云。上元定是正月半。

上堂。舉百丈和尚問滄山云。併卻咽喉唇吻。道將一

句來。山云。卻請和尚道。師拈云。大小瀉山。推惡離己。今日忽有人問西峰。併卻咽喉唇吻。道將一句來。卽向他道。柴荒米貴。忍飢無暇。祇對。

佛涅槃上堂。周行七步。猶成跡。擲示雙趺。豈易收。微雨灑花。干點泪。淡烟籠竹。一堆愁。

晚參。身貧道貧。無法可親。一味盲柳瞎棒。聞者見者。莫不生嗔。卓拄杖云。黃金自有黃金價。終不和沙賣與人。

結制上堂。西峰今年結夏。全然不成保社。一日兩頭薄粥。大家忍飢無暇。雖有真如佛性。菩提涅槃。和聲。

擲拄杖云。權且颺在師子巖下。

上堂。終日著衣。未嘗挂一縷絲。終日喫飯。未嘗咬一粒米。既然如是。且道。卽今身上著底。每日口裏喫底。是箇甚麼。到遮裏。不論明與不明。徹與不徹。寸絲滴水。也當牽犁拽杷償他。何故。一片白雲橫谷口。幾多歸鳥自迷巢。

上堂。若論此事。只要當人的。有切心。纔有切心。眞疑便起。眞疑起時。不屬漸次。直下便能塵勞頓息。昏散屏除。一念不生。前後際斷。纔到遮般時節。管取推門落臼。若是此念不切。眞疑不起。饒你坐破蒲團。百千

萬箇依舊日午打三更。

上堂。迷中有悟。悟復還迷。直須迷悟兩忘。人法俱遣。衲僧門下。始有語話分。大眾。既是迷悟兩忘。人法俱遣。共語話者。復是阿誰。速道。速道。

上堂。諸方拈槌豎拂。接物利生。祇解指虛空說虛空。指燈籠露柱說燈籠露柱。於是藥頭無驗。誤人多矣。西峰要向未有虛空名字以前說虛空。未有燈籠露柱以前說燈籠露柱。要使聞者見者。壑著磕著。一得永得。一證永證。大眾。未有名字以前。畢竟憑何施設。以拂子擊禪牀一下。又連擊兩下。

上堂。日正暄。春已暮。落花片片隨流去。拈拄杖云。拄杖枝頭一點紅。馨香徧界無人顧。大眾。顧不顧。卽且止。畢竟一歸何處。擲拄杖下座。

解制上堂。一夏以來。諸人懨懨。山僧亦懨懨。懨懨逢懨懨。彼此無空過。今朝聖制告圓。不免更說些懨懨。禪。贏得大家俱懨懨。如何是懨懨禪。咄。猛火著油煎。除夜小參。一年三百六十日。看看逗到今宵畢。十箇有五雙。參禪。禪又不知。學道。道亦不識。只遮不知不識四字。正是三世諸佛骨髓。一大藏教根源。伶俐漢。纔聞舉著。如龍得水。似虎靠山。天上人間。縱橫無礙。

然雖如是。點檢將來。猶是遮邊底消息。若謂那邊更
那邊一著子。直饒西天四七。唐土二三。以至天下老
古。誰敢保未徹在。山僧與麼告報。忽有箇漢子。心憤
憤。口悻悻。出來道。高峰高峰。你有甚長處。開得遮般
大口。只向他道。來年更有新條在。惱亂春風卒未休。
直翁居士施僧鞋上堂。以手指云。以此施者入無間
獄。受此施者亦入無間獄。施者受者既遭此報。汝等
諸人還知利害處麼。以手合掌云。難消。

結制上堂。封卻拄杖頭。結卻布袋頭。大家團欒頭。赤
眼火柴頭。嗔正是冤家共聚頭。不妨頭上更安頭。以

拄杖打散。

中夏上堂。前四十五日何處去。焦尾大蟲入鬧市。後四十五日何處來。三腳驢子上高臺。俊鷹快鷄便合乘時。跛鼈盲龜徒勞踣跳。

上堂。今年一期有五件好事。特爲諸人分明揭示。第一好僧堂。第二好後架。第三好知事。第四好廚堂。第五好衲子。若作佛法商量。掉棒打月。若作世諦流布。接竹點天。畢竟合作麼生。師子巖有箇焦尾大蟲。夜來惡發。被山僧劈脊一棒。化爲微塵。卻借陳如尊者四大五蘊。以爲出入遊戲之具。你一隊瞌睡漢。驢年

也未夢見在。喝一喝下座。

上堂。舉風穴和尚因真圓頭同念法華問訊次。穴問真云。如何是世尊不說說。迦葉不聞聞。真云。鶉鳩樹上啼。穴云。你作許多癡福作麼。何不體究言句。又問念法華云。你作麼生。念云。動容揚古路。不墮悄然機。穴卻顧真圓頭云。你何不看念法華下語。念自茲印可。名振四方。師云。山僧昔年侍立先師次。亦嘗被問此話。擬下語間。遂遭一頓熱棒打出。直得三日忍痛不已。大眾端的要見二老優劣。但將妙上座喫棒處看。

雪巖和尚忌拈香。巴陵設忌三轉語。西峰單單只一句。且道是那一句。擗。遂插香云。逢人切忌錯舉。

上堂。舉凌行婆問浮杯。盡力道不得底句。分付阿誰。杯云。浮杯無剩語。婆云。未到浮杯。不妨疑著。杯云。更有長處。不妨拈出。婆歛手哭云。蒼天中更添怨苦。杯無語。婆云。語不知偏正。理不識倒邪。爲人則禍生。後有僧舉似南泉。泉云。苦哉浮杯。被遮老婆摧折。一上。婆聞得笑云。王老師猶少機關在。時有幽州澄一禪客。詣婆乃問。南泉爲甚少機關。婆哭云。可悲可痛。澄一罔措。婆云。會麼。一合掌而立。婆云。跣死禪和。如麻。

似粟。後澄一舉似趙州。州云。我若見遮。臭老婆。問。教伊口啞。一云。未審和尚作麼生問伊。州便打。一云。爲甚卻打某甲。州云。似遮般。跂死禪和。不打更待何時。婆聞。卻云。趙州合喫婆手中棒。州聞得。哭云。可悲可痛。婆聞。乃歎云。趙州眼光。燦破四天下。州聞得。令人去問云。如何是趙州眼。婆乃豎起拳。僧回舉似趙州。州乃有頌與婆云。當機覲面提。覲面當機疾。報爾凌行婆。哭聲何得失。婆有頌答云。哭聲師已曉。已曉復誰知。當時摩竭令。幾喪目前機。師拈云。山僧始者一看。將謂總是白拈賊。及乎再辨端倪。卻有浮杯較些。

子何故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。

佛誕上堂。指天指地。一棒打殺。鳩屎砒霜。合造毒藥。颺在三千世界中。不知那箇親遭著。卓拄杖一下。結制上堂。西峰結制不尋常。穀滿倉兮僧滿堂。既得遮些根蒂固。大家搖扇取風涼。

上堂。門外有一人用盡機謀。要入入不得。門裏有一人做盡伎倆。要出出不得。出不得入不得。卽且置。且道門外人與門裏人相見時如何。愁人莫向愁人說。說向愁人愁殺人。

開爐上堂。三千世界作爐。百億須彌爲炭。生鐵鑄就。

禪和。灸得通身紅爛。正恁麼時。莫有躲得過底麼。左
右顧視云。嗚。將謂水不能溺。火不能焚。元來總是一
隊爛額焦頭漢。

上堂。十五日已前。瓊瓊瓊。瓊瓊瓊。十五日已後。
巍巍堂堂。煒煒煌煌。正當十五日。虛空爲鼓。須彌爲
槌。輕輕擊動。佛祖攢眉。卽今莫有解擊底麼。以拂子
擊禪牀云。若將耳聽。應難會。眼處聞聲。方始知。

薦亡上堂。入我法中。不論凡聖。動轉施爲。咸遵舊令。
要明少室。格外新條。驀拈拄杖云。未免借伊鼻孔出
氣。卓拄杖云。開甘露門。劃一畫云。示甘露味。大地眾

生頓超十地。惟有今辰覺成上座。營齋報薦考妣二位亡靈不在其內。何故。擲拄杖云。分明一對黃金骨。不必梅檀入細雕。

畱兩班上堂。九旬把定重關。今朝放開一線。頂門具眼。衲僧自合知機識變。乃展手云。依舊平分局面。復舉靈雲見桃花悟道。刺腦入膠盆。瀉山道從緣入者。永無退失。咬牙封雍齒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。敢保老兄未徹在。泣淚斬丁公。伶俐漢。直饒向遮裏見得。更買草鞋行腳三十年。卻來喫西峰痛棒。

上堂。一不成。二不是。紅底桃。白底李。紅紅白白不相

瞞因甚達磨大師被流支三藏打落當門齒。

通寧智顏菴主送法被至上堂。裁蜀錦。翦吳綾。披白玉。間黃金。打成一片時。針劄不入。羅紋結角處。線路難尋。雖然。只如西峰以諸法空爲座。以拄杖指被云。還著得遮箇麼。靠拄杖云。天香影散莓苔石。五葉花開薺蔔林。

結制上堂。一百禪和三十州。無繩自縛萬山頭。誰是護生誰是殺。白雲影裏鐵船浮。

上堂。舉雪峰。因僧來參。峰問甚處來。僧云。浙中來。峰云。船來陸來。僧云。二途俱不涉。峰云。爭得到遮裏。僧

云有甚麼隔礙。峰打趁出。僧後十年再來。峰云甚處來。僧云湖南來。峰云湖南與此間相去多少。僧云不隔。峰舉拂云還隔。遮箇麼。僧云若隔爭得到遮裏。峰亦打出。僧住後每見人必罵雪峰。同行聞特去相訪。遂問你因甚罵雪峰。遮僧舉前兩段因緣。同行痛罵與伊點破。遮僧遂悲泣。每於中夜焚香望雪峰禮拜。師拈云遮箇公案頗類德山托鉢話。諸方商量者極多。錯會者亦不少。具眼底但於德山低頭處見得。便會雪峰打意。於巖頭不肯處見得。便會遮僧罵意。又於巖頭密啟處見得。便會同行點破意。於巖頭撫掌。

處見得。便會遮僧悲泣意。又於巖頭受記處見得。便會遮僧遙禮意。西峰今日將二老父父子子縛作一束。拋在諸人面前了也。諸人要見二老則易。要見西峰則難。何故。有眼無耳。六月火邊坐。

晚參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狹路相逢。兩手分付。遠得便行。黃河三千年一度清。

上堂。意句不到。宗說不通。盲龜跛鼈。意句俱到。宗說俱通。盲龜跛鼈。西峰恁麼告報。莫有離此之外。別有生涯底麼。盲龜跛鼈。

佛誕上堂。呱聲未絕。便稱尊。攪得三千海嶽昏。惡水

一年澆一度。知他雪屈是酬恩。

妙湛無爲長老至上堂。舉劉鐵磨來參。滌山把髻投衙。山云。老牯牛。汝來也。引狗入寨。磨云。來日臺山大會有齋。和尚還去麼。癩兒牽伴。滌山作臥勢。隨邪逐惡。磨便出。咄。直饒違得便行。也是韓獹逐塊。

冬至。舉僧問古德云。一陽來復。日長一線。未審佛法長多少。德云。長一線。後又有古德云。一線長。師拈云。就窠打劫。還他二老本分。鉗鎚。若謂佛法短長。端的未夢見在。今日忽有人問西峰佛法長多少。只向他道。東西十萬。南北八千。

薊林居士至上堂。此事如欲登天目大山相似。未到山時。不免蘊一座山於八識田中。洎至一到。所蘊之山恍焉消殞。因甚如此。豎起拂子云。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
復舉老子道。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其誰之子。象帝之先。師拈云。咄哉遮漢。錯下注腳。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其誰之子。毗耶城裏老維摩。

上堂。舉雲門大師到乾峰云。請師答話。含血噴人。先汗自口。峰云。到老僧也未。赤眼撞著火柴頭。門云。恁麼那。恁麼那。河裏失錢。河裏攏。峰云。將謂猴白。更有

猴黑好手。手中呈好手。紅心心裏中紅心。

雪巖和尚忌拈香。阿師示寂來。彈指恰八載。將謂入黃泉。面目儼然在大眾。面目既在。拈起香云。莫是遮箇麼。插香云。認著依前猶隔海。

上堂。工夫不到不方圓。寬著程途急著鞭。但得此心常不昧。從教滄海變桑田。

解制上堂。識得拄杖子。被拄杖子縛。不識拄杖子。亦被拄杖子縛。卓拄杖云。不是弄潮人。徒勞遭點額。

復舉金陵則監寺初參青峰。問云。如何是學人自己。峰云。丙丁童子來求火。後謁法眼。眼云。曾見甚麼人。

來則云。青峰來。眼云。有何言句。則舉前話。眼云。上座作麼生會。則云。丙丁屬火。以火覓火。如將自己覓自己。眼云。恁麼會。又爭得。則云。某甲只恁麼。和尚作麼生。眼云。汝問我。我與汝道。則云。如何是學人自己。眼云。丙丁童子來求火。則於言下頓悟。師拈云。遮則公案。自古至今。覓箇不錯會底人。如星中揀月相似。只如則監寺於法眼言下悟去。要且不是順朱。具眼底試辨看。

重陽上堂。大抵登高直須親到萬山之頂。若不到頂。爭知宇宙之寬。卽今莫有到頂者麼。良久云。土曠人

稀相逢者少。

復舉慈明和尚。每室中以水一盆。上劄一口劍。下著一緇草鞋。膝上橫按拄杖。凡有僧入門。便指。纔擬便棒。師拈云。大小慈明。勞而無功。西峰不動一鎗一旗。從教鳧短鶴長。何故。年年九月九。徧地菊花香。

上堂。舉永首座。同慈明辭汾陽後。相從二十年。不得休歇。一夕圍爐夜深。明以火筋敲炭。召云。永首座。永首座。永咄云。野狐精。明以手指云。訝郎當漢。又恁麼去。永於言下頓悟。師拈云。遮箇公案。若曰依條直斷。慈明無端坑陷平人。合喫三十棒。永首座不合隨風。

倒拖亦當代喫十棒。忽有箇抱不平底出來道。西峰
響。則向他道。心不負人。面無慚色。

雪巖和尚忌拈香。咄哉老賊。偷心未息。石灰布袋到
處成跡。若謂子爲父隱。畢竟曲不藏直。今日因齋慶
讚。未免乘時拈出。

上堂。一年又過一月。今日又從頭起。循環烏兔如梭。
百年光陰有幾。以拄杖卓一下云。諸上座。休瞌睡。直
饒火急翻身。四大海水。早已傾在汝耳裏。

結制上堂。今年龍象頗多。權作三堂結夏。雖然名字
不同。是法本無高下。中間有箇肉身菩薩。現與諸人

同結同修。同眠同坐。若也點檢得出。說甚黃面瞿曇。西來達磨。不然。且待七月十五。卻與諸人說破。

復舉僧問雲門。如何是諸佛出身處。門云。東山水上行。又僧問圓悟。如何是諸佛出身處。悟云。薰風自南來。殿閣生微涼。師拈云。二老雖具頂門正眼。慙其本源。天地懸隔。

上堂。資生貴圖求富。參禪貴圖求悟。求悟若學資生。箇箇成佛作祖。咄。甜瓜徹蒂甜。苦瓠連根苦。

復舉僧於馬祖前作四畫。上一畫長。下三畫短。云。不得道長。不得道短。離四句。答某甲始得。祖乃畫一畫。

云。不得道長。不得道短。答汝了也。後僧舉似忠國師。師云。何不問我。師拈云。字經三寫。烏焉成馬。西峰忍俊不禁。特爲諸人改正去也。召侍者云。分明記取。上堂。舉僧問長慶。眾手淘金。誰是得者。慶云。有伎倆者得。僧云。學人還得也。無。慶云。大遠在。師拈云。西峰不然。今日忽有人問。眾手淘金。誰是得者。只向他道。阿誰無分。又云。學人還得也。無。猶嫌少在。

上堂。千疑萬疑。祇是一疑。若能決此一疑。免教節上生枝。卽今莫有決得底麼。若也決得。賞你一錠金。若決不得。亦賞你一錠金。何故。豈不見道。至道無難。惟

嫌揀擇。

復舉僧問法眼。聲色二字。如何透得。法眼召大眾云。若會得遮。僧問處。透聲色也不難。師拈云。明修棧道。暗度陳倉。

解制上堂。拈拄杖卓一下云。打開布袋頭。放出百千牛。縱隨芳草去。終不被人收。一日歸來重會面。半含容笑半含羞。大眾羞卽且止。畢竟笑箇甚麼。又卓一下云。休。

復舉芙蓉一日告辭馬祖。祖云。裝卻包了。來與你說。一上佛法。芙蓉於次日至。方丈侍立少頃。祖云。時寒。

善爲道路。芙蓉至法堂上。忽然有省。師拈云。馬祖佛法。恁麼流布。拈花微笑。命若懸絲。今日凡有人來告辭。總與草鞋一緹。

上堂。今朝八月一。行腳禪和出。不識自家珍。卻向途中覓。直饒走遍一百一十城。參見五十三善知識。功超十地三乘。位等釋迦彌勒。若還來到西峰。未免一棒打折你驢脊。

起期上堂。山僧久病。服藥不瘳。大眾久參於心。不悟所以。病到筋斷骨折處。參到情窮理極時。一一檢點將來。全無些子靈驗。記得去年有一則未了公案。今

日擬循舊例。別剋新條。以八十日劃地爲牢。要諸人各各通箇口。欸不得將無作有。不得指東話西。不得舉意博量。不得擬心湊泊。若有箇不顧性命底漢。向事未著罪未彰以前。一欸盡招。西峰拄杖子。當爲伊據欸結案。

辭眾。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。罪犯彌天。末後有一句。子不敢累及平人。自領去也。大眾還有知落處者麼。良久云。毫釐有差。天地懸隔。

示禪人

三世諸佛。歷代祖師。畱下一言半句。惟務眾生超越。

三界斷生死流。故云爲一大事因緣。出現於世。若論此一大事。如馬前相撲。又如電光影裏穿針相似。無你思量解會處。無你計較分別處。所以道。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是故世尊於靈山會上。臨末稍頭。將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盡底掀翻。雖有百萬眾圍繞。承當者。惟迦葉一人而已。信知此事。決非草草。若要的實。明證。須開特達懷。發丈夫志。將從前惡知惡解。奇言妙句。禪道佛法。盡平生眼裏所見底。耳裏所聞底。莫顧危亡得失。人我是非。到與不到。徹與不徹。發大忿怒。奮金剛利刃。如斬一握絲。一斬一

切斷。一斷之後。更不相續。直得胸次中空。勞勞地。虛豁豁地。蕩蕩然。無絲毫許滯礙。更無一法可當情。與初生無異。喫茶不知茶。喫飯不知飯。行不知行。坐不知坐。情識頓淨。計較都忘。恰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。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。到遮裏。驀然腳蹉手跌。心華頓發。洞照十方。如杲日麗天。又如明鏡當臺。不越一念。頓成正覺。非惟明此一大事。從上若佛若祖。一切差別因緣。悉皆透頂透底。佛法世法。打成一片。騰騰任運。任運騰騰。灑灑落落。乾乾淨淨。做一箇無爲無事。出格真道人也。恁麼出世一番。方曰不負平生參

學之志願耳。若是此念輕微。志不猛利。瓊瓊瓊瓊。魍魎魍魎。今日也恁麼。明日也恁麼。設使三十年二十年用工。一如水浸石頭相似。看看逗到臘月三十日。十箇有五雙。懣懣而去。致令晚學初機。不生敬慕。似遮般底漢。到高峰門下。打殺萬萬千千。有甚麼罪過。今日我之一眾。莫不皆是俊鷹快鷄。如龍若虎。舉一明三。目機銖兩。豈肯作遮般體態。兀兀度時。然雖如是。正恁麼時。畢竟喚甚麼作一大事。若也道得。與汝三十拄杖。若道不得。亦與三十拄杖。何故。卓拄杖一下云。高峰門下。賞罰分明。

兄弟家。十年二十年。以至一生。絕世忘緣。單明此事。不透脫者。病在於何。本分衲僧。試拈出看。莫是宿無靈骨麼。莫是不遇明師麼。莫是一暴十寒麼。莫是根劣志微麼。莫是汨沒塵勞麼。莫是沈空滯寂麼。莫是雜毒入心麼。莫是時節未至麼。莫是不疑言句麼。莫是未得謂得。未證謂證麼。若論膏盲之疾。總不在遮裏。既不在遮裏。畢竟在甚麼處。咄。三條椽下。七尺單前。

若論此事。如火聚。烈燄亘天。曾無少間。世間所有之物。悉皆投至。猶如片雪。點著便消。爭容毫末。若能

恁麼提持。剋日之功。萬不失一。倘不然者。縱經塵劫。徒受勞矣。

若論此一段奇特之事。人人本具。箇箇圓成。如握拳展掌。渾不犯纖毫之力。祇爲心猿擾擾。意馬喧喧。恣縱三毒無明。妄執人我等相。如水澆冰。愈加濃厚。障卻自己靈光。決定無由得現。若是生鐵鑄就底漢的。實要明。亦非造次。直須發大志。立大願。殺卻心猿意馬。斷除妄想塵勞。如在急水灘頭泊舟相似。不顧危亡得失。人我是非。忘寢忘餐。絕思絕慮。晝三夜三。心心相次。念念相續。劄定腳頭。咬定牙關。牢牢把定繩。

頭更不容絲毫走作。假使有人取你頭。除你手足。剗你心肝。乃至命終。誠不可捨。到遮裏方有少分做工。夫氣味。嗟乎。末法去聖時遙。多有一等泛泛之流。竟不信有悟門。但只向遮邊穿鑿。那邊計較。直饒計較得成。穿鑿得就。眼光落地時。還用得著也無。若用得著。世尊雪山六年。達磨少林九載。長慶坐破七箇蒲團。香林四十年。方成一片。趙州三十年。不雜用心。何須討許多生受喫。更有一等。成十年二十年用工。不曾有箇入處者。只爲他宿無靈骨。志不堅固。半信半疑。或起或倒。弄來弄去。世情轉轉純熟。道念漸漸生

疏。十二時中。難有一箇時辰。把捉得定。打成一片。似遮般底。直饒弄到彌勒下生。也有甚麼交涉。若是真正本色。行腳高士。不肯胡亂。打頭便要尋箇作家。纔聞舉著一言半句。更不擬議。直下便恁麼信得及。作得主。把得定。孤迥迥。峭巍巍。淨皜皜。赤灑灑。更不問危亡得失。只恁麼捱將去。驀然繩斷。喫擗絕。後再甦。看他本地風光。何處更覓佛矣。又有一偈。舉似大眾。急水灘頭泊小舟。切須牢把遮繩頭。驀然繩斷難迴避。直到通身血迸流。

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生不知來處。謂之生大。死不知

去處謂之死大。只遮生死一大事。乃是參禪學道之
喉襟。成佛作祖之管轄。三世如來。恆沙諸佛。千變萬
化。出現世間。蓋爲此生死一大事之本源。西天四七
唐土二三。以至天下老和尙。出沒卷舒。逆行順化。亦
爲此一大事之本源。諸方禪衲。不憚勞苦。三十年二
十年。撥草瞻風。磨棍擦袴。亦爲此一大事之本源。汝
等諸人。發心出家。發心行腳。發心來見高峰。晝三夜
三。眉毛撕結。亦爲此一大事之本源。四生六道。千劫
萬劫。改頭換面。受苦受辛。亦是迷此一大事之本源。
吾佛世尊。捨金輪王位。雪山六年苦行。夜半見明星

悟道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。達磨大師入此土來。少林面壁九載。神光斷臂於覓心不可得處。打失鼻孔。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。臨濟遭黃檗六十痛棒。向大愚肋下還拳。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。靈雲桃花。香巖擊竹。長慶捲簾。玄沙壑指。乃至從上知識。有契有證。利生接物。總不出悟遮一大事之本源。多見兄弟家。雖曰入此一門。往往不知學道之本源。不能奮其志。因循度日。今來未免葛藤。引如上佛祖入道之因。及悟道之由。以爲標格。晚學初機。方堪趣向。且道如何趣向。不見古人道。若要脫生死。須透祖師關。

畢竟將甚麼作關。喚作竹篋則觸。不喚作竹篋則背。不得有語。不得無語。若向遮裏著得一隻眼。覷得破。轉得身。通得氣。無關不透。無法不通。頭頭示現。物物全彰。無邊刹境。自他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。始終不離於當念。所以水潦和尚見馬大師。禮拜起。擬伸問。間。被馬祖攔胸一踏。踏倒。起來呵呵大笑云。百干法門。無量妙義。總向一毫頭上。識得根源去。德山見龍潭。向吹滅紙燭處。豁然大悟。次日遂將疏鈔於法堂上。爇云。窮諸玄辨。若一毫置於太虛。竭世樞機。似一滴投於巨壑。到遮裏有甚麼禪道可參。有甚麼佛法

可學。有甚麼生死可脫。有甚麼涅槃可證。騰騰任運。任運騰騰。臘月三十日到來。管取得大自在。去住自由。故云。自從認得曹溪路。了知生死不相干。然雖如是。豎拂子云。且道。遮箇是生耶。是死耶。若也道得。便可向無佛處稱尊。無法處說法。其或未然。山僧不懼羞慚。更與諸人露箇消息。擲下拂子云。夜冷魚潛空下釣。不如收卷過殘年。

兄弟家。成十年二十年。撥草瞻風。不見佛性。往往皆謂被昏沈掉舉之所籠罩。殊不知只遮昏沈掉舉四字。當體卽是佛性。堪嗟迷人不了。妄自執法爲病。以

病攻病。致使佛性愈求愈遠。轉急轉遲。設使一箇半箇。回光返照。直下知非。廓然藥病兩忘。眼睛露出。洞明達磨單傳。徹見本來佛性。若據西峰點檢將來。猶是生死岸頭事。若曰向上一路。須知更在青山外。

若論此事。正如逆水撐船。上得一篙。退去十篙。上得十篙。退去百篙。愈撐愈退。退之又退。直饒退到大洋海底。掇轉船頭。決欲又要向彼中撐上。若具遮般操志。卽是到家消息。如人上山。各自努力。

若論此事。如萬丈深潭中投一塊石。相似透頂透底。了無絲毫間隔。誠能如是用工。如是無間。一七日中。

若無倒斷妙上座永墮阿鼻地獄。

法門廣無邊。參禪第一義。若真師子兒。不入他羣隊。
直下便翻身。諸獸皆迴避。毗盧頂上行。生死海中戲。
佛祖不知名。眾魔爭敢避。奇哉此妙門。寂寞無人思。
若有發初心。須具大根器。內外絕諸緣。屏心立堅志。
譬如人架屋。先須實基址。基實屋無傾。志堅道成易。
提箇趙州無。截斷有無意。豎起鐵脊梁。急著眼睛覷。
密密與絲絲。絲毫無間棄。譬如人倒懸。念念更無異。
日夜苦思量。一心求脫離。不分東與西。寢食都忘記。
又如初生兒。呼喚渾不視。用工到那時。如人鑽火燧。

漸見黑黃烟，知火必在此。切莫顧危亡，更須加猛利。
直待火星飛，通身是燄熾。余雖不會禪，也曾恁麼試。
只在刹那間，可立而待至。頂門眼豁開，裂破娘生鼻。
海竭須彌崩，虛空撲落地。十方賢聖師，盡是眼中刺。
微笑與拈花，可煞不知愧。更有葛藤根，一千七百事。
嗚呼後代人，盡食他殘饒。若更問如何，拳頭劈口捶。
十二時中，四威儀內，寶劍全提，如臨大陣，纔有絲毫
念起，當急剗之。一斷永斷，莫令再續。若能如是用工，
管取干戈永息，天下太平。有志之士，思之遵之。夜後
參前，遞相警勵。

此事的要剋日成功。如善射者。仰箭射空。復以後箭。射前箭筈。筈承箭。箭箭中筈。首尾相資。上下貫串。住於空中。經久不墮。蓋是精進之功。決非神力所致。凡學般若菩薩。亦復如是。汝等應當精進。如彼射空。正恁麼時。莫有善射底麼。以拂作彎弓勢云。看箭。參禪一著。莫遲疑。念念如同救火時。烈焰亘天。渾不顧。翻身直造萬重圍。一朝火滅烟消後。鼻孔依前向下垂。

如人負重。過急流溪。行至中間。忽遇黑風暴雨。其水愈急。其水愈深。退亦不能。進亦不能。擬議之間。喪身

失命。正恁麼時。合作麼生。參。

若論參禪之要。不可執蒲團爲工夫。墮於昏沈散亂中。落在輕安寂靜裏。總皆不覺不知。非惟虛喪光陰。難消施主供養。一朝眼光落地之時。畢竟將何所靠。山僧昔年在眾。除二時粥飯。不會上蒲團。只是從朝至暮。東行西行。步步不離。心心無間。如是經及三載。曾無一念懈怠心。一日驀然踏著自家底。元來寸步不曾移。

若謂著實參禪。決須具足三要。第一要有大信根。明知此事。如靠一座須彌山。第二要有大憤志。如遇殺

父冤讐。直欲便與一刀兩段。第三要有大疑情。如暗地做了一件極事。正在欲露未露之時。十二時中。果能具此三要。管取剋日成功。不怕甕中走鼈。苟闕其一。譬如折足之鼎。終成廢器。然雖如是。落在西峰坑子裏。也不得不救。咄。

若論此事。無尊無卑。無老無少。無男無女。無利無鈍。故我世尊。於正覺山前。臘月八夜。見明星悟道。乃言奇哉。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又云。心佛及眾生。是三無差別。又云。是法平等。無有高下。既無差別。亦無高下。從上佛祖。古今知識。乃至天下老和尚。有契有

證有遲有速。有難有易。畢竟如何。譬如諸人在此。各各有箇家業。驀然一日圓光返照。思憶還原。或有經年而到者。或有經月而到者。或有經日而到者。或有頃刻而到者。又有至死而不到者。蓋離家有遠近之殊。故到有遲速難易之別。然雖如是。中間有箇漢子。無家業可歸。無禪道可學。無生死可脫。無涅槃可證。終日騰騰任運。任運騰騰。若他點檢得出。釋迦彌勒。與你提瓶挈鉢。亦不爲分外。苟或不然。以拂子擊禪牀。兩下喝兩喝云。若到諸方。切忌錯舉。

此事譬如人家屋簷頭一堆搯搯相似。從朝至暮。雨

打風吹。直是無人覷著。殊不知有一所無盡寶藏。蘊在其中。若也拾得。百劫千生。取之無盡。用之無竭。須知此藏不從外來。皆從你諸人一箇信字上發生。若信得及。決不相誤。若信不及。縱經塵劫。亦無是處。普請諸人。便恁麼信去。免教做箇貧窮乞兒。且道此藏。卽今在甚處。良久云。不入虎穴。爭得虎子。

萬法歸一一何歸。只貴惺惺著。意疑。疑到情忘心絕處。金烏夜半徹天飛。

若窮此事。用工極際。正如空裏栽花。水中撈月。直是無你下手處。無你用心處。往往纔遇遮境界。現前十

箇有五雙打退鼓。殊不知正是到家底消息。若是孟
八郎漢。便就下手不得處。用心不及時。猶如關羽。百
萬軍中。不顧得喪。直取顏良。誠有如是操略。如是猛
利。管取彈指收功。刹那成聖。若不然者。饒你參到彌
勒下生。也只是箇張上座。

有時熱閏閏。有時冷冰冰。有時如牽驢入井。有時如
順水張帆。因此四魔更相殘害。致使學人忘家失業。
西峰今日略施一計。要與諸人掃蹤滅跡。良久云。捷
若論此事。如登萬仞之山。一步一步將搆至頂。惟有
數步壁絕攀躋。到遮裏須是箇純鋼打就底。捨命拚

身左捱右捱。捱來捱去。以上爲期。縱經千生萬劫。萬難千魔。此心此志。愈堅愈強。若是根本不實。泛泛之徒。何止望崖。管取聞風而退矣。

示直翁居士。終日共談不二。未嘗舉著一字。復問此意如何。不免遞相鈍置。父母非我親。誰是最親者。盲龜跛鼈。靈利漢。向遮裏薦得。便見無邊刹境。自他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。始終不離於當念。其或未然。不妨撇轉機輪。便就盲龜跛鼈上。著些精彩。起箇疑情。疑來疑去。直教內外打成一片。終日無絲毫滲漏。鯁鯁於懷。如中毒藥相似。又若金剛圈。栗棘蓬。決定要

吞。決定要透。但盡平生伎倆。憤將去。自然有箇悟處。假使今生吞透不下。眼光落地之時。縱在諸惡趣中。不驚不怖。無拘無絆。設遇閻家老子。諸大鬼王。亦皆拱手。何故。蓋爲有此般若不思議之威力也。然則有諸現業。畢竟般若力勝。如箇金剛幢子。鑽之不入。撼之不動。世人出於豪勢門牆。亦復如是。一切官屬吏卒。無不畏之。又若擲物墮地。重處先著。目卽雖有成住壞空之相。如龍脫殼。如客旅居。其實本主無生無滅。無去無來。無增無減。無老無少。自無始劫來。至於今生。頭出頭沒。千變萬化。未嘗移易絲毫許。堪嗟一

等學人。往往多認遮箇識神。不求正悟。不脫生死。置之莫論。今生既下此般若種子。纔出頭來。管取福慧兩全。超今越古。裴相國。李駙馬。韓文公。白樂天。蘇東坡。張無盡。卽此之類也。雖沈迷欲境。亦不曾用工。纔參見善知識。一言之下。頓悟上乘。超越生死。雖在塵中。游戲三昧。不忘佛囑。外護吾門。咸載祖燈。續佛慧命。此等若不是宿世栽培。焉得便恁麼開花結子。福足慧足。是則固是。今日山僧卻有箇煨凡成聖底藥頭。不假栽培底種子。說則辭繁。略舉一偈。欲明種子因。熟讀上大人。若到可知禮。盲龜跛鼈親。

示淨修侍者。予假此來二十四年。常在病中求醫服藥。歷盡萬般艱苦。爭知病在膏肓。無藥可療。後至雙徑。夢中服斷橋和尚所授之丹。至第六日。不期觸發。仰山老和尚所中之毒。直得魂飛膽喪。絕後重甦。當時便覺四大輕安。如放下百二十斤一條擔子相似。今將此丹授之於汝。汝欲服之。先將六情六識。四大五蘊。山河大地。萬象森羅。總鎔作一箇疑團。頓在目前。不假一鎗一旗。靜悄悄地。便似箇清平世界。如是行也。只是箇疑團。坐也。只是箇疑團。著衣喫飯也。只是箇疑團。屙屎放尿也。只是箇疑團。以至見聞覺知。

總只是箇疑團。疑來疑去。疑至省力處。便是得力處。不疑自疑。不舉自舉。從朝至暮。粘頭綴尾。打成一片。無絲毫縫罅。撼亦不動。趁亦不去。昭昭靈靈。常現在前。如順水流舟。全不犯手。只此便是得力底時節也。更須慤其正念。慎無二心。展轉磨光。展轉淘汰。窮玄盡奧。至極至微。向一毫頭上安身。孤孤迥迥。卓卓巍巍。不動不搖。無來無去。一念不生。前後際斷。從茲塵勞頓息。昏散剷除。行亦不知行。坐亦不知坐。寒亦不知寒。熱亦不知熱。喫茶不知茶。喫飯不知飯。終日猷。翫。翫。地。卻似箇泥塑木雕底。故謂牆壁無殊。纔有遮。

境界現前。卽是到家之消息也。決定去他不遠也。巴得搆也。撮得著也。只待時刻而已。又卻不得見恁麼說起。一念精進心求之。又卻不得將心待之。又卻不得要一念縱之。又卻不得要一念棄之。直須堅凝正念。以悟爲則。當此之際。有八萬四千魔軍。在汝六根門頭伺候。所有一切奇異殊勝善惡應驗之事。隨汝心設。隨汝心生。隨汝心求。隨汝心現。凡有所欲。無不遂之。汝若瞥起毫釐差別心。擬生纖塵妄想。卽便墮他圈續。卽便被他作主。卽便聽他指揮。便乃口說魔話。心行魔行。反誹他非。自譽真道。般若正因。從茲

永泯菩提種子。不復生芽。劫劫生生。常爲伴侶。當知此諸魔境。皆從自心所起。自心所生。心若不起。爭如之何。天台云。汝之伎倆。有盡。我之不采。無窮。誠哉是言也。但只要一切處放教。冷冰冰地去。平妥妥地去。純清絕點去。一念萬年去。如箇守屍鬼子。守來守去。疑團子。欵然爆地一聲。管取驚天動地。勉之勉之。

示信翁居士。大抵參禪。不分緇素。但只要一箇決定信字。若能直下信得及。把得定。作得主。不被五欲所撼。如箇鐵橛子相似。管取剋日成功。不怕甕中走鼈。豈不見華嚴會上善財童子。歷一百一十城。參五十

三善知識。獲無上果。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法華會上。八歲龍女。直往南方無垢世界。獻珠成佛。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涅槃會上。廣額屠兒。颺下屠刀。唱言我是千佛一數。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昔有阿那律陀。因被佛訶。七日不睡。失去雙目。大千世界。如觀掌果。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復有一少比丘。戲一老比丘。與證果位。遂以皮球打頭四下。卽獲四果。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楊岐參慈明和尚。令充監寺。以至十載。打失鼻孔。道播天下。亦不出遮一箇信字。從上若佛若祖。超登彼岸。轉大法輪。接物利生。莫不皆由此一箇信字中。

流出。故云信是道元功德母。信是無上佛菩提。信能
永斷煩惱本。信能速證解脫門。昔有善星比丘侍佛
二十年。不離左右。蓋謂無此一箇信字。不成聖道。生
陷泥犁。今日信翁居士。雖處富貴之中。能具如是決
定之信。昨於壬午歲。登山求見。不納而回。又於次年
冬。拉直翁居士同訪。始得入門。今又越一載。齋糧裹
糝。特來相從。乞受毗尼。願爲弟子。故以連日詰其端
由。的有篤信趣道之志。維摩經云。高原陸地。不生蓮
華。卑濕淤泥。乃生此華。正謂此也。山僧由是撫之。將
箇省力易修。曾驗底話頭。兩手分付。萬法歸一。一歸

何處。決能便恁麼信去。便恁麼疑去。須知疑以信爲體。悟以疑爲用。信有十分。疑有十分。疑得十分。悟得十分。譬如水漲船高。泥多佛大。西天此土。古今知識。發揚此段光明。莫不只是一箇決疑而已。千疑萬疑。只是一疑。決此疑者。更無餘疑。旣無餘疑。卽與釋迦彌勒。淨名龐老。不增不減。無二無別。同一眼見。同一耳聞。同一受用。同一出沒。天堂地獄。任意逍遙。虎穴魔宮。縱橫無礙。騰騰任運。任運騰騰。故涅槃經云。生滅滅已。寂滅爲樂。須知此樂。非妄念遷注。情識之樂。乃是眞淨無爲之樂耳。夫子云。夕死可矣。顏回不改。

其樂曾點舞詠而歸。咸佩此無生真空之樂也。苟或不疑不信。饒你坐到彌勒下生。也只做得箇依草附木之精靈。魂不散底死漢。教中言二乘小果。雖入八萬劫大定。不信此事。去聖逾遙。常被佛訶。直欲發大信起大疑。疑來疑去。一念萬年。萬年一念的的要見遮一著子下落。如與人結了生死冤讐相似。心憤憤地。卽欲便與一刀兩段。縱於造次顛沛之際。皆是猛利著鞭之時節。若到不疑自疑。寤寐無失。有眼如盲。有耳如聾。不墮見聞窠臼。猶是能所未忘。偷心未息。切宜精進。中倍加精進。直教行不知行。坐不知坐。東

西不辨。南北不分。不見有一法可當情。如箇無孔鐵
錐相似。能疑所疑。內心外境。雙亡雙泯。無無亦無。到
遮裏舉足下足處。切忌踏翻大海。踢倒須彌。折旋俯
仰時。照顧觸瞎達磨眼睛。磕破釋迦鼻孔。其或未然。
更與添箇注腳。僧問趙州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州云。
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。重七斤。師云。大小趙州。拖泥
帶水。非特不能爲遮。僧斬斷疑情。亦乃賺天下衲僧。
死在葛藤窠裏。西峰則不然。今日忽有人問萬法歸
一一歸何處。只向他道。狗舐熱油鑊。信翁信翁。若向
遮裏擔荷得去。只遮一箇信字。也是眼中著屑。

示理通上人。大抵學人。打頭不遇本分作家。十年二十年。遮邊那邊。或參或學。或傳或記。殘羹餽飯。惡知惡覺。尖尖滿滿。築一肚皮。正如箇臭糟瓶相似。若遇箇有鼻孔底聞著。未免惡心嘔吐。到遮裏設要知非悔過。別立生涯。直須盡底傾出。三回四回洗。七番八番泡。去教乾乾淨淨。無一點氣息。般若靈丹。方堪趣向。若是怱怱草草。打屏不乾。縱盛上品醍醐。亦未免變作一瓶惡水。且道利害在甚麼處。咄。毒氣深入。答直翁居士書。來書置問。皆是辨論學人用工上疑惑處。當爲決之。俾晚學初機。趣向無滯。問平常心是

道無心是道。此平常心無心之語。成卻多少人。誤卻多少人。往往不知泥中有刺。笑裏有刀者。何啻有掉棒打月。接竹點天。古人答一言半句。如揮吹毛利刃。直欲便要斷人命根。若是箇皮下有血底。直下承當。更無擬議。若撞著箇不知痛痒底。縱饒觸體徧地。也乾沒星子事。又如石中藏玉。識者知有連城之璧。不識者只作一塊頑石視之。大抵要見古人立地處。不可向語句上著到。且道既不在語句上。畢竟在甚處著到。⊗若向遮裏薦得。便知此事不假修治。如身使臂。如臂使拳。極是成現。極是省力。但信得及。便是。

何待瞠眉豎目。做模打樣看箇一字。倘或不然。古云。莫道無心云是道。無心猶隔一重關。何止一重。更須知有百千萬重在。苟不發憤志。精進下一段死工夫。豈於木石之有異乎。凡做工夫到極則處。必須自然入於無心三昧。卻與前之無心天地相越。達磨云。心如牆壁。夫子三月忘味。顏回終日如愚。賈島取捨推敲。此等卽是無心之類也。到遮裏能舉所舉。能疑所疑。雙忘雙泯。無無亦無。香巖聞聲。靈雲見色。玄沙壑指。長慶捲簾。莫不皆由此無心而悟也。到遮裏設有毫釐待悟心生。纖塵精進念起。卽是偷心未息。能所

未忘此之一病。悉是障道之端也。若要契悟真空。親到古人地位。必須真正至於無心三昧始得。然此無心。汝譬頗明。吾復以偈證之。不得遮箇。爭得那箇。既得那箇。忘卻遮箇。然雖如是。更須知道遮箇那箇。總是假箇。的的真底響。咄。陽燄空華。

通仰山雪巖和尚疑嗣書。昔年敗缺。親曾剖露師前。今日重疑。不免從頭拈出。某十五歲出家。十六爲僧。十八習天台教。二十更衣入淨慈。立三年死限學禪。遂請益斷橋和尚。令參生從何來。死從何去。於是意分兩路。心不歸一。又不曾得斷橋和尚說做工夫處。

分曉看看擔閣一年有餘。每日只如箇迷路。人相似。那時因被三年限逼。正在煩惱中。忽見台州淨兄。說雪巖和尚。常問你做工夫。何不去一轉。於是欣然懷香。詣北礪塔頭請益。方問訊插香。被一頓痛拳打出。卽關卻門。一路垂淚。回至僧堂。次日粥罷。復上。始得親近。卽問已前做處。某一一供吐。當下便蒙勦除。日前所積之病。卻令看箇無字。從頭開發。做工夫。一徧如暗得燈。如懸得救。自此方解用工處。又令日日上來一轉。要見用工次第。如人行路。日日要見工程。不可今日也。恁麼。明日也。恁麼。每日纔見入來。便問今

日工夫如何。因見說得有緒。後竟不問做處。一入門便問。阿誰與你拖遮死屍來。聲未絕。便以痛拳打出。每日但只恁麼問。恁麼打。正被逼拶有些涯際。值老和尚赴南明請。臨行囑云。我去入院了。卻令人來取你。後竟絕消息。卽與常州澤兄結伴同往。至俗親處整頓行裝。不期俗親念某等年幼。又不曾涉途。行李度牒。總被收卻。時二月初。諸方挂搭。皆不可討。不免挑包上徑山。二月半歸堂。忽於次月十六夜夢中。忽憶斷橋和尚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。自此疑情頓發。打成一片。直得東西不辨。寢食俱忘。至第

六日辰巳間。在廊下行。見眾僧堂內出。不覺輓於隊中。至三塔閣上。諷經。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。末後兩句云。百年三萬六千朝。返覆元來是遮漢。日前被老和尚所問。拖死屍句子。驀然打破。直得魂飛膽喪。絕後再甦。何啻如放下百二十斤擔子。乃是辛酉三月廿二。少林忌日也。其年恰廿四歲。滿三年限。便欲造南明求決。那堪逼夏。諸鄉人亦不容。直至解夏。方到南明。納一場敗缺。室中雖則累蒙煅煉。明得公案。亦不受人瞞。及乎開口。心下又覺得渾了。於日用中。尚不得自由。如欠人債相似。正欲在彼終身侍奉。

不料同行澤兄有他山之行。遽違座下。至乙丑年。老和尚在道場作挂牌時。又得依附。隨侍赴天寧。中間因被詰問。日間浩浩時。還作得主麼。答云。作得主。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。答云。作得主。又問正睡著時。無夢無想。無見無聞。主在甚麼處。到遮裏。直得無言可對。無理可伸。和尚卻囑云。從今日去。也不要你學佛學法。也不要你窮古窮今。但只飢來喫飯。困來打眠。纔眠覺來。卻抖擻精神。我遮一覺。主人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。雖信得及。遵守此語。奈資質遲鈍。轉見難明。遂有龍鬚之行。卽自誓云。拚一生做箇癡獃漢。

定要見遮一著子明白。經及五年。一日寓庵宿睡。覺正疑此事。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。驀然打破疑團。如在羅網中跳出。追憶日前佛祖所疑。諍訛公案。古今差別因緣。恰如泗州見大聖。遠客還故鄉。元來只是舊時人。不改舊時行履處。自此安邦定國。天下太平。一念無爲。十方坐斷。如上所供。並是詣實。伏望尊慈。特垂詳覽。

室中垂語大徹底人。本脫生死。因甚命根不斷。佛祖公案。只是一箇道理。因甚有明與不明。大修行人。當遵佛行。因甚不守毗尼。杲日當空。無所不照。

因甚被片雲遮卻。人人有箇影子。寸步不離。因甚踏不著。盡大地是箇火坑。得何三昧。不被燒卻。普說尋常教人做工夫。看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。公案。看時須是發大疑情。世間一切萬法。總歸一法。一畢竟歸在何處。向行住坐臥處。著衣喫飯處。屙屎放尿處。抖擻精神。急下手腳。但恁麼疑。畢竟一歸何處。決定要討箇分曉。不可拋在無事甲裏。不可胡思亂想。須要絲絲密密。打成一片。直教如大病一般。喫飯不知飯味。喫茶不知茶味。如癡如呆。東西不辨。南北不分。工夫做到遮裏。管取心華發明。悟徹本來面目。

生死路頭。不言可知。須要世間情念放教輕微。道念自然濃厚。古人云。生處要熟。熟處要生。閑時不要看經消遣。工夫不得成一片。只要起身行道。急著精神。討箇一歸。何處著落。自然不用看經。公案便是一卷不斷頭經。晝夜常轉。何須又要頭上安頭。若作恁麼工夫。天龍自然護持。何須祈禱。但要絕世緣。省言語。古人道。二十年不開口說話。向後佛也奈何。你不得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如人上山。各自努力。勉之。偈曰。

紅塵堆裏學山居
寂滅身心道有餘

但得胸中憎愛盡
不參禪亦是工夫

△拈古

世尊纔生下。乃一手指天。一手指地。周行七步。目顧四方。云。天上天下。惟吾獨尊。雲門云。我當時若見。一棒打殺與狗子喫。貴圖天下太平。

師云。世尊大似靈龜曳尾。自取喪身之兆。雲門雖則全提正令。也是爲他閑事。長無明。當時但於地上。劃一圓相。就圓相中書箇丁字。復展兩手示之。管取冰消瓦解。

世尊一日陞座。默然而坐。阿難白。椎云。請世尊說法。世尊云。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。我故不說法。阿難以

他心通觀二比丘。遂乃遣出。世尊還復默然。阿難又白。適來爲二比丘犯律。是二比丘已遣出。世尊何不說法。世尊云。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。便下座。

師云。世尊能挽千鈞之弩。銀山鐵壁。箭箭皆通。阿難雖有隱身之術。殊不覺觸體後中箭。還有躲得過底麼。

世尊有異學問諸法。是常耶。世尊不對。又問諸法。是無常耶。亦不對。異學曰。世尊具一切智。何不對我。世尊云。汝之所問。皆爲戲論。

師云。異學有言若啞。世尊無語如雷。遮裏見得分。

明。正是增益戲論。何故諦聽諦聽。

世尊因自恣曰。文殊三處過夏。迦葉欲白槌擯出。纔拈槌。乃見百千萬億文殊。迦葉盡其神力。槌不能舉。世尊遂問迦葉。汝擬擯那箇文殊。迦葉無對。

師云。文殊知底迦葉不知。迦葉知底文殊不知。彼彼不知且置。百千萬億文殊。那箇是真底。

世尊昔在靈山會上。拈花示眾。是時眾皆默然。惟迦葉尊者。破顏微笑。世尊云。吾有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實相無相。微妙法門。不立文字。教外別傳。付囑摩訶迦葉。

師云。世尊扶頭。迦葉扶尾。直至如今。擡舉不起。莫有其著力者麼。以兩手作扶勢云也。只兀底。

世尊於涅槃會上。以手摩胸。告眾云。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。瞻仰取足。勿令後悔。若謂吾滅度。非吾弟子。若謂吾不滅度。亦非吾弟子。時百萬億眾。悉皆契悟。

師云。黃面瞿曇。四十九年。顛之倒之。橫說豎說。貴圖末後殷勤。殊不知賺他百萬億眾生。令墮在鐵圍山下。無由解脫。

馬大師因僧問。離四句。絕百非。請師直指西來意。師

云。我今日勞倦。不能爲你說。問取智藏去。僧乃問藏。藏云。何不問和尚。曰。和尚教來問。藏云。我今日頭痛。不能爲你說。去問取海兄。僧遂問海。海云。我到遮裏。卻不會。僧回舉似師。師云。藏頭白。海頭黑。

師云。馬師父子一門。非特佛口蛇心。亦善六韜三略。遮僧若無諸葛孔明之作。管取喪身失命。

僧問馬祖如何是佛。祖云。卽心是佛。

師云。眾中商量。皆謂心本是佛。佛外無心。故云卽心是佛。苦哉苦哉。若作遮般見解。明後日喫鐵棒。有分在。旣然如是。合作麼生。石壓筍斜出。崖懸花

倒生。

百丈和尚。凡參次。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。一日眾退。惟老人不退。丈問汝何人也。老人云。諾某甲非人也。於過去迦葉佛時。曾住此山。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。還落因果也無。對云。不落因果。五百生墮野狐身。今請和尚代一轉語。貴脫野狐身。遂問大修行底人。還落因果也無。丈云。不昧因果。老人於言下大悟。作禮云。某甲已脫野狐身。住在山後。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。丈令維那白槌告眾。食後送亡僧。大眾言議。一眾皆安。涅槃堂又無病人。何故如是。食後丈自領眾。

至山後巖下。以杖挑出一死野狐。乃依法火葬。

師云。大眾前云不落。後云不昧。還有得失也。無若無因。甚有墮有脫。若有試舉出來。分明道看。有麼。有麼。總是一隊野狐精。莫怪山僧壓良爲賤。

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。云得他心通。肅宗帝命國師試驗。三藏纔見忠。乃禮拜立於右。忠問汝得他心通耶。藏曰。不敢。忠云。汝道老僧。卽今在甚處。藏曰。和尚是一國之師。何得去西川看競渡船。忠良久再問。汝道老僧。卽今在甚處。藏曰。和尚是一國之師。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胡孫。忠第三問。藏良久罔知。

去處。忠叱云。遮野狐精。他心通在甚麼處。三藏無對。師云。大小國師。平生伎倆。總被遮胡僧勘破。雖然。賴遇聖君證明。

南泉住庵時。一僧到。泉乃云。某甲上山作務。請齋時。作飯自喫了。卻送一分來。其僧齋辦自喫了。卻將家事一時打破。仍就牀臥。泉伺久不來。遂歸見僧臥。泉亦去一邊臥。僧便起去。泉住後云。我往前住庵時。有箇靈利道者來。直至如今不見。

師云。南泉雖則步步踏實。未免隨人起倒。遮僧縱解飽食高眠。決定不知飯是米做。高峰恁麼告報。

設有一字妄虛。永墮拔舌地獄。

趙州因僧遊臺山。凡問一婆云。臺山路向甚處去。婆云。驀直去。僧纔行三五步。婆云。好箇師僧。又與麼去。後有舉似趙州。州云。待我去勘過遮婆子。明日便去。亦如是問。婆亦如是對。州歸謂眾曰。臺山婆子。我爲勘破了也。

師云。遮箇公案。若據諸方判斷。趙州勘破婆子。若據高峰點檢將來。正是婆子勘破趙州。畢竟以何爲驗。以手指云。驀直去。

僧問趙州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州云無。

師云。大小趙州。拈出一粒巴豆子。攪惱衲僧腸肚。設有吞吐得者。亦不免喪身失命。何故。急急如律令。

僧問趙州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州云。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。重七斤。

師云。趙州一段緜密工夫。風吹不入。雨打不濕。惜乎不解相體裁衣。翻成鈍置。高峰則不然。忽有人問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只向他道。我二十年前。曾向遮裏打失一隻眼睛。至今指鹿爲馬。大眾且道。與古人相去多少。

甘贄行者開接待。凡有問行者接待不易者云。譬如餒驢餒馬。瑯琊云。快把飯來。五祖和尚云。願行者長似今日。

師云。瑯琊和尚。美則美矣。只是做造愴忙。不堪供養。五祖和尚。不鑑來風。一鑊淡齏羹。可惜著了許多鹽醋。譬如餒驢餒馬。只向他道。殘羹餽飯。不勞拈出。大眾且道。與古人是同是別。定當得出。日消萬兩黃金。不然。喫水也須防噎。

陸亘大夫問南泉。弟子家中有片石。亦曾坐。亦曾臥。如今欲鑄作佛得麼。泉云。得得。大夫云。莫不得麼。泉

云。不得不得。

師云。南泉恁麼祇對。正所謂聖人無常心。以百姓心爲心也。

大夫嘗問南泉曰。弟子家中。於一瓶內。養得一鵝兒。今來長大。欲出此鵝。且不得打破瓶。亦不得損卻鵝。未審和尙有何方便。泉召云。大夫。大夫應諾。泉云。出也。

師云。南泉潦倒。手眼不親。縱饒出得。也是死貨。高峰只向他道。大夫還曾示人麼。纔擬祇對。便與亂棒打出。非特爲遮漢脫卻鶻鼻布衫。要使天下衲。

僧箇箇解粘去縛慶快平生。

木平問洛浦。一漚未發時如何。浦云。移舟諳水脈。舉棹別波瀾。平不契。又問盤龍。龍云。移舟不別水。舉棹卽迷源。平於此有悟。後雲峰悅和尚云。若於洛浦言下悟去。猶較些子。後來不合向盤龍死水裏浸殺。

師云。若不是悅公。泊合被他瞞卻。然雖如是。且道盤龍諛訛在甚處。移舟不別水。舉棹卽迷源。

石鞏和尚。凡見僧。以弓架箭示之。一日三平至。鞏云。看箭。三平乃撥開胸云。此是殺人箭。活人箭又作麼生。鞏乃扣弓絃三下。平便作禮。鞏云。三十年架一張

弓。兩隻箭。只射得半箇聖人。遂拗折弓箭。

師云。石鞏張弓。傍若無人。三平承箭。弄巧成拙。然雖如是。半箇聖人。又作麼生。落花片片隨流水。流水無心戀落花。

雪峰在德山作飯頭。一日飯遲。方曬飯巾。次乃見德山。自托鉢至法堂前。峰遂問。遮老漢。鐘未鳴。鼓未響。托鉢向甚處去。山便回方丈。峰舉似巖頭。頭云。大小德山。不會末後句。山聞。令侍者喚巖頭去問。汝不肯老僧那。巖遂密啟其意。山乃休去。至明日陞堂。果與尋常不同。巖至僧堂前。撫掌大笑云。且喜得老漢會。

末後句。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。雖然如是。也只得三年。

師云。佛祖機緣。古今公案。其中諍訛。無出於此。或謂巖頭智過於師。故有密啟其意。殊不知犯彌天之咎。萬劫遭殃。且道利害在甚麼處。撫掌大笑云。侍者分明記取。三十年後有人證明。

雪峰示眾云。南山有一條鱉鼻蛇。汝等諸人切須好看。時長慶出云。今日堂中有人喪身失命。雲門以拄杖攬向峰前。作怕勢。後僧舉似玄沙。沙云。須是稜兄始得。然雖如是。我則不然。僧云。和尚作麼生。沙云。

用南山作麼。

師云。雪峰和尚。雖慣作竊。爭柰諸子不善參隨。未免一場敗露。至今千載之下。惡聲猶在。

僧問夾山。如何是夾山境。山云。猿抱子歸青嶂裏。鳥銜花落碧巖前。後法眼道老僧二十年。只作境話會。師云。大眾還會麼。直饒向遮裏會得。見法眼則易。見夾山則難。

僧問投子。如何是十身調御。子下繩牀立。又有問。凡聖相去多少。子亦下繩牀立。

師云。一轉語天懸地殊。一轉語言端語的。具眼底。

試辨看。

聲明三藏善別音聲。劉大王請玄沙驗之。沙乃將銅火筋敲鐵火爐。問云。是甚麼聲。藏云。銅鐵聲。沙云。大王莫受外國人瞞。

師云。大小玄沙能所未忘。當時賴遇是劉大王。若撞著箇本分衲僧。管取一場漏逗。

玄沙坐次。見面前地上一點白。指問侍者云。見麼。者云。見。如是三問。如是三對。沙云。你也見。我也見。因甚麼道不會。

師云。大眾見卽見。會卽會。無復疑矣。且道遮一點

白。決定是箇甚麼。

仙天和尙。因一僧參。擬作禮次。天云。野狐兒。見甚麼了。便禮拜。僧云。老禿奴。見甚麼了。即便與麼問。天云。苦哉苦哉。仙天今日忘前失後。僧云。要且得時。終不補失。天云。爭不如此。僧云。誰甘。天呵呵笑云。遠之遠矣。僧以目四顧。便出。

師云。一問一答。有賓有主。盡謂二俱作家。若據高峰點檢將來。遮僧猶自可。仙天笑殺人。

和安通禪師。因仰山作沙彌時。常喚寂子。與我拈牀子來。仰持至。通云。送舊處著。復問寂子。牀那邊是甚

麼。曰無物。遮邊。擲。曰無物。通又召寂子。子應諾。通云去。

師云。潦倒和安。用心不臧。仰山命蹇。爲魅所著。山僧恁麼道。也是逆風秉炬。

僧問佛日。彌禪師。如何是毗盧印。彌云。草鞋踏雪。僧云。學人不會。彌云。步步成跡。

師云。佛日和尙。雖則不負來機。高提祖印。殊不知古篆難明。致令遮僧。遇如不遇。若是高峰。則不然。忽有人問。如何是毗盧印。但言文不加點。又云。學人不會。但云要會作麼。且道與佛日是同是別。

僧問高安澄禪師。舊歲已去。新歲到來。還有不受歲者麼。澄云。作麼生。僧云。恁麼則不受歲也。澄云。城上已吹新歲角。窗前猶點舊年燈。僧云。如何是舊年燈。澄云。臘月三十日。

師云。大小高安。被遮僧隨後一逐。如鼠入牛角。相似。直至如今。轉身不得。莫有救得底麼。且待來年。雪竇和尚示眾云。客從遠方來。遺我徑寸璧。中有四箇字。字字無人識。佛鑑師翁拈云。客從遠方來。遺我徑寸璧。中有四箇字。不必重拈出。

師云。二大老一人說易。一人說難。未免見有偏枯。

高峰則不然。客從遠方來。遺我徑寸璧。中有四箇字。字字無平仄。

△頌古

世尊在靈山會上。拈一枝花。瞬青蓮目。普視大眾。時百萬人天。惟迦葉破顏微笑。世尊云。吾有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實相無相。微妙法門。付囑摩訶迦葉。

靈山拈出一枝花。百萬都來是作家。惟有飲光猶未瞥。那堪眼裏又添沙。

世尊昔因文殊至。諸佛集處值諸佛。各還本處惟

有一女人近彼佛坐。入於三昧。文殊乃白佛云。何此人得近佛坐。而我不得。佛告文殊。汝但覺此女。令從三昧起。汝自問之。文殊遶女人三匝。鳴指一下。乃托至梵天。盡其神力。而不能出世。尊云。假使百千文殊。亦出此女人定。不得。下方過四十二恆河沙國土。有罔明菩薩。能出此女人定。須臾罔明大士。從地涌出。作禮世尊。勅罔明出。罔明卻至女子前。鳴指一下。女子於是從定而出。

兩兩成羣。罪莫窮。謾將鼠伎逞英雄。當時若作今時世。縱使瞿曇也不中。

達磨大師。一日命門人曰。時將至矣。汝等盍各言所得乎。時有道副對曰。如我所見。不執文字。不離文字。而爲道用。祖曰。汝得吾皮。又尼總持曰。我今所解。如慶喜見阿閼佛國。一見更不再見。祖曰。汝得吾肉。又道育曰。四大本空。五蘊非有。而我見處。無一法可當情。祖曰。汝得吾骨。最後慧可大師出禮拜。依位而立。祖曰。汝得吾髓。乃傳衣付偈。

死歎都來一口供。情窮理極卒難容。若將皮髓論高下。爭見花開五葉紅。

僧問六祖。黃梅意旨甚麼人得。祖云。會佛法人得。

僧云。和尚還得麼。祖云。我不得。僧云。爲甚麼不得。祖云。我不會佛法。

祖師不會禪。夫子不識字。棒打石人頭。曝曝論實事。僧問馬大師。離四句。絕百非。請師直指西來意。師云。我今日勞倦。不能爲汝說。去問取智藏。僧問藏云。我今日頭疼。不能爲汝說。去問取海兄。僧問海。海云。我到遮裏卻不會。僧回舉似師。師云。藏頭白。海頭黑。

攢花簇錦絕纖塵。一度拈來一度新。啼得血流無用處。不如緘口過殘春。

馬大師云。卽心是佛。又云。非心非佛。

殺人猶可恕。再犯豈能容。貶向無生國。干聖不知蹤。
藥山久不陞堂。院主白云。大眾久思和尚示誨。山
云。打鐘著。時眾方集。藥山便下座歸方丈。院主復
白云。和尚許爲眾說法。爲甚一言不施。山云。經有
經師論。有論師。爭怪得老僧。

眉毛罅裏積山嶽。鼻孔中藏師子兒。南北東西無限
意。此心能有幾人知。

瀉山云。老僧百年後。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。左肋
書五字。云瀉山僧某甲。此時若喚作瀉山僧。又是

水牯牛。喚作水牯牛。又云。滌山僧某甲。且道喚作甚麼。

綠樹陰濃。夏日長。樓臺倒影入池塘。水晶簾動微風起。滿架薔薇一院香。

甘贄行者。因巖頭在家過夏。一日把針次。甘贄前立頭。乃以針作劊勢。甘遂歸著衣。擬出禮謝。妻乃問翁作甚麼。甘云。不得說。妻云。有甚事也。要大家知。甘舉前話。妻云。從此三十年後。須知一度喫水。一度噎殺人。女子聞。乃云。還知盡大地人。性命被竈上座針頭上劊將去也無。

幸然無事鼓風濤。激起洪波萬丈高。直得渾家都浸殺。至今平地浪滔滔。

趙州勘婆子

自小丹青畫不成。年來始覺藝方精。等閑擲筆成龍去。喚卻時人眼裏睛。

趙州三佛

泥佛不度水。毗嵐風忽起。大地黑漫漫。衲僧爭敢視。金佛不度爐。鐵裹夜明珠。一槌俱粉碎。清光何處無。木佛不度火。掣開金殿鎖。內外絕遮欄。時人猶懣懣。趙州無字。

趙州狗子佛性無。十分春色播江湖。幾多摘葉尋枝客。空使洛陽花滿途。

趙州一日在佛殿上。見文遠侍者禮佛。以拄杖打遠一下。遠云。禮佛也是好事。州云。好事不如無。禮佛修行不較多。何須特地起干戈。直饒打得回頭後。兔子何曾離得窠。

萬法歸一一歸何處

四面洪波萬丈深。上天無路地無門。箇中有理應難訴。不是愁人也斷魂。

嚴陽尊者問趙州。一物不將來時如何。州云。放下

著。陽云。一物不將來。放下箇甚麼。州云。看你放不
下。陽當下大悟。

吞而復吐冷烟浮。月落寒山猶未休。重把絲綸輕一
掣。豈知元只在鈎頭。

尼問趙州密密意。州以腕上掐一掐。尼云。和尙猶
有遮箇在。州云。你猶有遮箇在。

猛虎深藏淺草窠。幾回明月入烟蘿。頂門縱有金剛
眼。未免當頭蹉過他。

臨濟示眾云。赤肉團上。有一無位真人。常在面門
出入。

颯颯秋風滿院涼。芬芳籬菊半經霜。可憐不遇攀花手。狼籍枝頭多少香。

僧問興化。四方八面來時如何。化云。打中間底。僧便禮拜。化云。我昨日赴箇村齋。中途遇卒風暴雨。卻向古廟裏躲得過。

飢火炎炎燒斷腸。親逢王膳不能嘗。可憐併逐溪流去。百億滄溟透底香。

肅宗皇帝問忠國師云。百年後所須何物。忠云。與老僧造箇無縫塔。帝云。就師請塔樣。忠良久云。會麼。帝云。不會。忠云。吾有付法弟子耽源。卻諳此事。

請問之。後詔問源。源乃有頌云。湘之南。潭之北。中有黃金充一國。無影樹下合同船。璫璃殿上無知識。

國師塔樣最尖新。覲面拈來不露文。卻被耽源添一線。至今描邈亂紛紛。

陸巨大夫問南泉。弟子家中有一片石。也曾坐也。曾臥。擬鑄作佛得麼。泉云。得得。巨云。莫不得麼。泉云。不得不得。

楊柳溪邊垂綠線。黃鶯枝上聲聲囀。幾多貪玩不知春。空使落花千萬片。

靈雲見桃花悟道

三十年來在夢中。生涯喪盡絕行蹤。自慚一見桃花後。依舊漫天鼓黑風。

玄沙云。諦當甚諦當。敢保老兄未徹在。

落花臺上重鋪錦。瑪瑙堦前布赤沙。情義盡從貧處斷。世人偏向有錢家。

夾山和尚示眾云。我二十年住此山。未嘗舉著宗門中事。一日有僧問。承和尚有言。二十年住此山。未曾舉著宗門中事。是否。山云。是。僧便掀倒禪牀。山休去。至明日普請掘一坑。令侍者請昨日問話。

僧來。山云。老僧二十年來。只說無義語。今請上座打殺老僧。埋向坑中。便請便請。上座若不打殺老僧。上座自著打殺。埋此坑中始得。其僧歸堂。裝束潛去。

紅輪杲杲正當空。昨日今朝事不同。盡謂古今都坐斷。誰知賊過後張弓。

百丈云。汝等爲我開田。吾爲汝說大義。僧開田了。白云。開田已竟。請和尚說大義。百丈行數步而立。展開兩手。

滯貨多年要脫身。巧粧綺語說諸人。及乎拈出當場

賣索價遼天誰敢親。

雲門垂語云。乾坤之內。宇宙之間。中有一寶。祕在形山。拈燈籠向佛殿裏。將三門來燈籠上。

弓絃走馬驀相逢。覲面全提未見功。拈出輪王三寸鐵。直教血濺梵天紅。

僧問慈明。如何是古佛家風。明云。銀蟾初出海。何處不分明。

銀蟾出海照無私。處處分明是阿誰。見面不須重問訊。從教日炙與風吹。

僧問慈明。如何是不動尊。明云。提不起。

不動尊。提不起。茫茫宇宙誰能委。秋江清夜月澄輝。
鷺鷥飛入蘆花裏。

李駙馬問慈明。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。是不。明云。
駙馬甚處得遮消息。李喝一喝。明云。野狂鳴。李又
喝。明云。師子吼。

逆風吹又順風吹。鐵眼銅睛爭敢窺。萬古碧潭空界
月。再三撈捩始應知。

黃龍三關

佛手驢腳與生緣。鬼面人頭有許般。雲散碧天孤月
朗。澄潭徹底影團團。

五祖演和尚。一日持錫遶廊云。莫有屬牛人問命麼。眾皆無語。自云。孫臏今日開鋪。更無一人垂顧。可憐三尺龍鬚。喚作尋常破布。

無端平地起干戈。爭似屬牛人更多。滿面慚惶無著處。低頭依舊入烟蘿。

五祖演和尚謝監收上堂。人之性命第一須是○。欲得成此○。先須防於○。若是真○人○。○。○。一二三四五六圈。心肝粉碎髓髓穿。若將方木投圓竅。醜姥爭教得少年。

△補遺

若要真正決志明心。先將平日胸中所受一切善惡之物。盡底屏去。毫末不存。終朝兀兀如癡。與昔嬰孩無異。然後乃可蒲團靜坐。正念堅凝。精窮向上之玄機。研味西來之密旨。切切拳拳。兢兢業業。直教絲毫無間。動靜無虧。漸至深密幽遠。微細微細。極微細處。譬如有人。遠行他方。漸漸回途。已至家舍。又如鼠入牛角。看看走至尖尖盡底。又如捉賊討賊。拷至情理俱盡。不動不退。無去無來。一念不生。前後際斷。卓卓巍巍。孤孤迥迥。如坐萬仞崖頭。又若停百尺竿上。一念纔乖。喪身失命。將至功成九仞。切須保任全提。忽

於經行坐臥處。不覺因地一聲。猶如死在漫天荆棘林中。討得一條出身活路相似。豈不快哉。若是汨沒塵勞。不求昇進。譬如水上之浮木。其性實下。暫得身輕。不堪浸潤。又如庭中之花。雖則色香俱美。一朝色萎香滅。無復可愛。又如農夫之種田。雖有其苗。而功力不至。終不成實。便如貧窮乞兒。得少爲足。久久萌芽再發。荆棘復生。被物之所轉。終歸沈溺。無上清淨涅槃。無由獲覩。豈不枉費前功。虛消信施。若是有志丈夫。正好向遮裏晦迹韜光。潛行密用。或三十年二十年。以至一生。終無他念。踏得實實落落。穩穩當當。

直教纖塵不立。寸草不生。往來無礙。去住自由。報緣
遷謝之日。管取推門落臼。若則恁麼紙裏茅纏。龍頭
蛇尾。非特使門風有玷。亦乃退後學初心。如上所述
管見。莫不皆是藜藿之類。飽人不堪供養。以俟絕陳
之流。終有一指之味。往往學道之士。忘卻出家本志。
一向隨邪逐惡。不求正悟。妄將佛祖機緣。古人公案。
從頭穿鑿。遞相傳授。密密珍藏。以爲極則。便乃不守
毗尼。撻無因果。人我愈見崢嶸。三毒倍加熾盛。如斯
之輩。不免墮於魔外。永作他家眷屬。若有未遭邪謬。
不負初心。當念無常迅速。痛思苦海沈淪。趁二時粥。

飯見成。百般受用便當。便好乘時直入。莫待臨嫁醫
癭。此乃從上佛祖之心印。無礙解脫之妙門。設使機
緣不偶。工力未充。切須捨命忘形。勤行苦行。至死拚
生。一心不退。復有葛藤未盡。不免重說偈言。此心清
淨本無瑕。只爲貪求被物遮。突出眼睛全體露。山河
大地是空花。

參禪若要剋日成功。如墮千尺井底相似。從朝至暮
從暮至朝。千思想。萬思想。單單則是箇求出之心。究
竟決無二念。誠能如是施功。或三日。或五日。或七日。
若不徹去。西峰今日犯大妄語。永墮拔舌犁耕。

若論此事。如登一座高山相似。三面平夷。頃刻可上。極是省力。極是利便。若曰回光返照。點檢將來。耳朵依前兩片皮。牙齒依舊一具骨。有甚交涉。有甚用處。若是拏雲攫霧底漢子。決定不墮遮野狐窟中。埋沒自己靈光。辜負出家本志。直向那一面懸崖峭壁無棲泊處。立超佛越祖心。辦久久無變志。不問上與不上。得與不得。今日也拚命跳。明日也拚命跳。跳來跳去。跳到人法俱忘。心識路絕。驀然踏翻大地。撞破虛空。元來山卽自己。自己卽山。山與自己。猶是冤家。若要究竟衲僧向上巴鼻。直須和座颺在他方世界始

得。

若論此事的的用功。正如獄中當死罪人。忽遇獄子
醉酒睡著。敲枷打鎖。連夜奔逃。於路雖多毒龍猛虎。
一往直前。了無所畏。何故。則爲一箇切字。用功之際。
果能有此切心。管取百發百中。卽今莫有中底麼。以
拂子擊禪牀。一下云。毫釐有差。天地懸隔。

若論剋期取證。如人擔雪填井。不憚寒暑。不分晝夜。
橫也擔。豎也擔。是也擔。非也擔。擔來擔去。縱使經年
越歲。以至萬劫千生。於其中間信得及。踏得穩。把得
定。作得主。曾無一念厭離心。曾無一念懈怠心。曾無

一念狐疑心。曾無一念求滿心。果能有恁麼時節。果能具恁麼氣槩。到遮裏。管取人法雙忘。心識俱泯。形如槁木朽株。志若嬰兒赤子。驀然擔子卒地斷。曝地折。永嘉道大千沙界海中漚。一切聖賢如電拂。好與三十痛棒。

若論此事。不假長劫熏修。積功累德。亦不問賢愚利鈍。久習初機。只貴孟八郎漢。不顧危亡得喪。發大憤志。起大疑情。如善財童子。參勝熱婆羅門。大火聚中。投身而入。正恁麼時。人法俱忘。心機泯絕。左之右之。壑著磕著。不是洞山麻三斤。定是雲門乾矢橛。若還

毳毼毼。魍魎魍魎。莫道親見高峰。直饒向老胡肚
皮裏打一遭。依前乾沒一星事。

△偈頌

頌趙州無字示陳太尉

澄潭千載毒龍蟠。倒嶽傾湫誰解看。直下一刀成兩
段。虛空粉碎爛骸乾。

示如法禪人

識得根源認得伊。全身猶墮在塵圍。縱然和座都掀
倒。尙有烟霞遶翠微。

直造懸崖上上關。白雲影裏轉身難。箇中若使能通

變。奪食驅耕總。是閒。

如如不動法中王。舉足無非是道場。不到水窮雲盡處。爭知覲面是檀郎。

示如夢禪人行腳

閒處休居靜。莫住。轉入轉深轉幽固。縱至深深盡底時。更須知有那一步。昔日曹溪親到來。今時往往多差互。若非喪盡目前機。倒嶽傾湫無覓處。

山中四威儀供佛鑑師翁韻

山中行。步高身儘輕。擬飛去。惟恐世人驚。
山中住。黯淡雲無數。誓相期。共守無生路。

山中坐靜看空花墮。問何爲待結團欒果。
山中臥。月落猿啼過。正堪眠。石定從教破。

雲庵

或淡或濃拖雨去。半舒半捲逆風來。爲憐途路無棲
泊。卻把柴扉永夜開。

示徒

學道如初莫變心。千魔萬難愈惺惺。直須敲出虛空
髓。拔卻金剛腦後釘。

學道之心似鏡明。纖塵纔染便忘形。廓然照出娘生
面。一簇青烟鎖翠屏。

學道如撐逆水舟。篙篙著力莫隨流。忽然失腳翻身去。踏斷寒江月一鉤。

又示徒

工夫果的有真疑。動靜寒暄總不知。枕子驀然開口笑。鉢盂踔跳上須彌。

示溈謙首座持鉢

千家萬家。總是維摩丈室。十斛百斛。無非達磨眼睛。若向遮裏會得。何勞向外經營。其或未然。咄。酒肆淫坊。休放過。龍宮虎穴。要親臨。

示徒三戒

開口動舌。無益於人。戒之莫言。
舉心動念。無益於人。戒之莫起。
舉足動步。無益於人。戒之莫行。

辭世

來不入死關。去不出死關。鐵蛇鑽入海。撞倒須彌山。

△小佛事

若瓊上座火

舉炬云。向遮裏薦得。拈一莖草。卽是瓊樓玉殿。不然。
瓊樓玉殿。卽是一莖草。擲下火云。剔起眉毛。火裏看。
志足淨人火

生不足。死有餘。灰飛烟滅。露全軀。便恁麼。有何拘。六月炎炎火。一爐。

志藏淨人煨骨

一大藏教全體是火。若有嶺南靈骨。便好赤身擔荷。雖然更入紅爐重煨過。

二正上座煨骨

一人齒不壞

正上座兩不成雙。一不成隻。牙齒分明是具骨。萬煨爐中色正輝。泥牛觸碎蒼龍窟。

志光居士火

吳士

以火打圓相云。姑蘇水。天目山。總是維摩不二關。烈

燄光中回首處。依稀髣髴似人間。

廣捨上座煨骨

取不得。捨不得。正恁麼時。如何委悉。咄。剔起眉毛火裏看。分明一具黃金骨。

明山都管火

以火打圓相云。遮裏見得。便見山卽山。水卽水。大洋海底火星飛。天目峰頭波浪起。不然。擲下火云。家家門前火把子。

志明道人火

只遮一著子。今古無傳授。惟有明道人。始終能保守。

守鐵牛火裏翻筋斗。

得意化主入塔

得意忘言。逆行順化。常在途中。不離家舍。彈指一下。塔戶開了也。徧界觸體無處藏。遮裏全身俱放下。

法曇上座火

汝名瞿曇。佛名法曇。分明舉似。疑則別參。擲火云。大洋海裏火燒龕。

△讚佛祖

觀音大士

大海波心。磐陀石上。真觀淨觀。是相非相。如月在天。

無水不現。水月俱捐。如何瞻仰。咄。切忌妄想。

達磨祖師二

開旗展陣入梁邦。未覩天顏早已降。縱有神通難轉
欸。翩翩一葦渡長江。

三空請讚

未離西乾惡聲已布。面壁九年一場敗露。咦。不知賺
卻多少兒孫。直至如今釘樁搖櫓。

△自讚

師子院明初院主請

鼻無兩竅。眼露雙睛。十分無面目。一味得人憎。將正

續三世之業。等閒籍沒。向白雲千峰之上。特地掀騰。坐斷死關。幸自惡聲難掩。那更被伊描邈。轉見可憐生。呵呵。三十年後。寧無人路見不平。

大覺禪師祖雍長老請

中大仰毒。奮師子威。平生負重病。舉世無良醫。向蓮峰插一莖草。爲少室發千鈞機。舌頭無骨。額下生眉。喚作開山。卽錯。不喚作開山。猶非。從教後代亂針錐。

西隱接待師立山主請

地名西馬塍

烏豆眼睛生鐵面。直向孤峰頂上。將無米飯塞斷天。下衲子咽喉。固是家常。因甚更教人參箇一歸何處。

昨憶著江南三月天。馬塍西畔春無數。

雙髻禪庵請

恣無明。逞人我。誹釋迦。罵達磨。雖是赤心。返成話墮。
六年坐鋪賣不行。至今被人喚作滯貨。

禪人請讚二

遮箇村僧。只好聞名。尾巴纔露。天下人憎。

不識巖頭密啟處。剛言悟得仰山禪。遮場敗露難遮。
蓋畱與兒孫萬世傳。

△行狀

師姓徐。諱原妙。蘇之吳江人。受業秀之密印。雪巖欽

禪師的嗣。生宋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。受具癸丑。寶祐乙卯行腳。辛酉得悟。丙寅隱龍鬚。苦行九載。甲戌遷雙髻。大元己卯上西峰。辛巳入張公洞。扁死關。不越戶。十五年。學徒參請無虛日。僧俗授戒幾數萬人。開山師子大覺。元貞乙未臘月朔。焚香說偈告眾。坐亡。春秋五十八。臘四十三。度徒弟幾百人。以是月二十一日庚申。全龕塔於死關之內。從治命也。

孝小師明初嗣法。比丘祖雍識。

行狀

師諱原妙。號高峰。吳江人。俗姓徐。母周氏。夢僧乘舟。

投宿而孕。宋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生。纔離襁褓。喜趺坐。遇僧入門。輒愛戀。欲從之游。十五歲。懇請父母出家。投嘉禾密印寺。法住爲師。十六薙髮。十七受具。十八習天台教。二十更衣入淨慈。立三年。死限學禪。一日父兄尋訪。巍然不顧。二十二請益斷橋。倫令參生。從何來。死從何去。話於是脇不至席。口體俱忘。或如廁。惟中單而出。或發函。忘扃鑰而去。時同參僧顯慨然曰。吾已事弗克辦。曷若輔之有成。朝夕護持。惟謹。時雪巖欽寓北礪塔。欣然懷香往扣之。方問訊。卽打出閉卻門。一再往。始得親近。令看無字。自

此參扣無虛日。欽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。聲未絕卽打。如是者不知其幾。師扣愈虔。值欽赴處之南。明師卽上雙徑參堂半月。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。疑情頓發。三晝夜。目不交睫。一日少林忌。隨眾詣三塔諷經次。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讚云。百年三萬六千朝。返覆元來是遮漢。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。其年二十四矣。解夏詣南明。欽一見便問。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遮裏。師便喝。欽拈棒。師把住云。今日打某甲不得。欽曰。爲甚麼打不得。師拂袖便出。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。師云。

狗舐熱油鐺。欽曰：你那裏學遮虛頭來。師云：正要和尙疑著。欽休去。自是機鋒不讓。次年江心度夏。迤邐由國清過雪竇。見西江謀希叟曇。寓旦過。曇問曰：那裏來。師拋下蒲團。曇曰：狗子佛性你作麼生會。師云：拋出大家看。曇自送歸堂。暨欽挂牌於道場。開法於天寧。師皆隨侍服勞。屢將有所委任。辭色毅然。終不可強。一日欽問：日間浩浩時。還作得主麼。師云：作得主。又問：睡夢中作得主麼。師云：作得主。又問：正睡著時。無夢無想。無見無聞。主在甚麼處。師無語。欽囑曰：從今日去。也不要汝學佛學法。也不要汝窮古窮今。

但只飢來喫飯。困來打眠。纔眠覺來。卻抖擻精神。我
遮一覺。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。丙寅冬。遂
奮志入臨安龍鬚。自誓曰。拚一生做箇癡。歎漢。決要
遮一著。子明白。越五載。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。廓
然大徹。自謂如泗州見大聖。遠客還故鄉。元來只是
舊時人。不改舊時行履處。在龍鬚九年。縛柴爲龕。風
穿日炙。冬夏一衲。不扇不爐。日搗松和糜。延息而已。
嘗積雪沒龕。旬餘路梗絕。烟火咸謂死矣。及霽可入。
師正宴坐。那伽。甲戌遷武康雙髻峰。蓋和庵主攀緣
又上一稜層之意也。及至學徒雲集。然庵小難容。乃

拔其尤者居之。丙子春。學徒避兵四去。師獨掩關。危坐自若。及按堵啟戶視師。則又疇昔雪中之那伽也。於是戶履彌夥。應接不暇。乃有柳標橫肩。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之語。己卯春。腰包宵遁。直造天目。西峰之肩。有師子巖。拔地千仞。崖石林立。師樂之。有終焉之意。弟子法昇等追尋繼至。爲葺茅蓋頭。未幾。募羶之蟻復集。師乃造巖西石洞。營小室如舟。從以丈衡半之。榜以死關。上溜下淖。風雨飄搖。絕給侍。屏服用。不澡身。不薙髮。截甕爲鎗。併日一食。晏如也。洞非梯莫登。撤梯斷緣。雖弟子罕得瞻視。乃有三關語以

驗學者云。大徹底人。本脫生死。因甚命根不斷。佛祖公案。只是一箇道理。因甚有明與不明。大修行人。當遵佛行。因甚不守毗尼。倘下語不契。遂閉門弗接。自非具大根負大志。鮮不望崖而退。雪巖方住大仰。凡三喚師。堅臥不起。遂有竹篋塵拂。及綠水青山。同一受記語來授師。懷中瓣香。始於人天前拈出。道風所屆。日益遠。遂有他方異域。越重海踰萬山而來者矣。鶴沙瞿提舉。皈敬有年。辛卯春。得登山一瞻師顏。恍如宿契。惠然施巨莊。瞻海眾。師曰。多易必多難。吾力弗克勝。堅拒之。施心彌篤。乃命僧議。以此田歲入。別

於西峰建一禪刹。請於官而後營之。師欲不從。不可得也。爰得勝地。名蓮花峰。岡脈形勢。天造地設。得請以大覺禪寺爲額。請祖雍權管寺事。田四稔。所營亦旣什三。師有厭世之心矣。師患胃疾已數年。然起居飲食。待人接物。皆未嘗廢。乙未十一月二十六日。祖雍偕明初來省師。師竟以末後事付囑。遂取兩真軸。口占二讚。乃書之。十二月初一日黎明。辭眾云。西峰三十年。妄談般若。罪犯彌天。末後有一句子。不敢累及平人。自領去也。大眾還有知落處者麼。良久云。毫釐有差。天地懸隔。眾皆哀慟不已。至辰巳間。說偈曰。

來不入死關。去不出死關。鐵蛇鑽入海。撞倒須彌山。泊然而寂。啟龕七日。端然如生。緇素奔哭者填咽。越二十一日庚申。塔全身於死關。遵遺命也。壽五十八。臘四十三。弟子僅百人。受毗尼及請益者數萬人。示寂後。遠邇之人。恨不得承顏領誨。於塔前慟哭。然頂煉臂者。猶憧憧不絕。師平日以慈悲爲人自任。其在龍鬚也。有僧若瓊。焚祠牒從師。忽染病。師告之曰。病中絕緣。正好做工夫。汝臭皮袋。皆委之於我。但和病捱去。決不相賺。且往供給而啟發之。因其思醋。爲遠乞以歸。得酒焉。復易之。往返四十里。以濟其一啜。病

亟索浴。俯見湯影。卽有省。喜笑如脫沈疴。信宿。書曰。三十六年顛倒。今日一場好笑。娘生鼻孔。豁開放出。無毛鐵鷄。師問如何。是娘生鼻孔。瓊豎起筆。師曰。又喚甚麼。作無毛鐵鷄。瓊擲筆而逝。或有問子所紀。詳一而遺眾。何也。喬祖曰。被亡而晦。恐逸故書。師自雙峰而至死關。風勵學者。入室不以時。每見一期將終。上堂。誨示諄諄。甚至繼以悲泣。平居誨人。世出世法。皆懇懇切至。輒語咄咄和易。如坐春風中。使人醉心悅服。咸自謂得師意。及至室中。握三尺黑氈。鞭笞四海龍象。則絲毫無少容借。來者如登萬仞山。而躋冰

崖雪磴。進無所依。退無所據。莫不凜然失其所執。設有不顧性命。強爭鋒者。師必據其案欵。盡底搜詰。破石驗璞。刮骨見髓。勘其深淺真偽。定其是非與奪。卸僧伽黎。痛決烏藤。以明正其賞罰。嘗語學者曰。今人負一知半解。所以不能了徹此事者。病在甚處。只爲坐在不疑之地。自謂千七百則公案。不消一喝。坐卻曲彖牀子。及乎被參。徒下一喝。則不能辯其邪正。往往一句來。一句去。如小兒相撲。伎倆相角。蓋是從前得處莽鹵故也。直須參到大徹之地。親見親證。明得差別智。方能勘辨得人。方能殺活得人。此是喫折腳

鑊中飯底工夫。做到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。假如兩人從門外來。未見其面。同時下一喝。且道那一箇有眼。那一箇無眼。那一箇深。那一箇淺。還辨得出麼。師之機用。不可湊泊。下語少所許可。其門戶險絕如此。復念今時學者。不能以戒自律。縱有妙語。亦難取信於人。乃有毗尼方便之設焉。師寓南竺日。嘗誤踏一筍。取而食之。其後賣衣告償。析薪擘果見蟲。復全而置之。濾水囊。終身不廢。師之細行。涅南山之竹。莫能殫。姑舉是數端。以識其梗槩。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。覽斯文。亦足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。良渚信

士全從進。得師所翦髮。盛以香奩。朝夕供禮。一旦光明徧室。視奩中。舍利纍纍如貫珠。師隱山前後三十年。爲己爲人。惟其一出於真實。故天下之人。若僧若俗。若智若愚。上而公卿士夫。下及走卒兒童。識與不識。知與不知。皆合手加額曰。高峰古佛。天下大善知識也。喬祖自師至西峰。卽往參覲。歲或十餘往。往必畱旬浹。承教詔警策者至矣。示本分鉗鎚外。時以孔孟老莊微言要旨。立難問而啟迪之。益見師隨機設化之方也。師未嘗握管。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。十數頌古。皆雙峰時所作。爲弟子竊記者。乃若示徒之語。

一句一字。皆前所謂踐履真實中流出。假言以顯道而已。師貌清古。體修律。常俛首而坐。非問道不答。聞說人過。則首愈低。久病癯甚。坡翁省夫禪師病。有云瑟瑟寒風露骨。耿耿老虎垂頭。殆爲師傳神也。十數年間。兩處成道場。而未嘗過目。少干懷焉。喬祖從師游最久。交諸耆舊最多。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。師之徒弟明初。以掇集之事見囑。不敢以才譎辭。敬焚香滌慮。拜手以述。將求銘於大手筆云。謹狀。

△塔銘

前朝請大夫眉山家

之巽撰

夫子之道。不憤悱則不啟發。瞿曇之道。不勇猛則不精進。道固未易知也。古之釋子。山棲林巢。草衣木食。死灰牆壁。其身心而不悔者。爲一大事耳。後之真能爲大事者。千萬人一人。高峰是已。師名原妙。吳江徐氏子。母夢癰僧而婉。幼嗜趺坐。稍長。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。習天台教。不契。入淨慈立死限學禪。脇不席。食不味。見斷橋倫。令參生從何來。死從何去。見雪巖欽。令參狗子無佛性。且問誰拖汝死屍來。應聲卽棒。嘗疑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見雙徑五祖真讚。疑始泮。從欽南明。欽申前問。師喝。欽拈杖。師把住云。

今日打某甲不得。拂袖徑出。翌旦。欽又問萬法歸一話。師云。狗舐熱油鑊。自此當機不遜。尋過雪竇。見西江謀希叟。曇復從欽。雪之道場。欽時居立僧。與偕赴天寧。欲浼以事。掩耳不顧。欽嘗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。師云。作得主。夢中何如。云。作得主。正睡著時無夢想。見聞主在甚處。師無語。欽囑云。從今不責汝學佛學法。只飢飯困眠。纔覺抖擻精神。看此際主人翁。竟何在。師益警省。咸淳丙寅冬。入龍鬚山。臥薪飯松風。麈日搏。誓欲一著子明白。越五載。中夜推枕墮地。有聲廓然大悟。會積雪路絕數日。人謂師已矣。雪霽。宴

坐如初。甲戌遷武康雙髻峰。德祐丙子春。大兵至。師絕食兼旬。危坐不動。事定。戶屢紛至。已卯春。避入西天目之師子巖。卽石洞營小室。丈許。榜曰死關。悉屏給侍服用。破甕爲鐺。併日一食。洞梯山以升。弟子罕面。其築師子院以居。有三關語示眾云。大徹底人。本脫生死。因甚命根不斷。佛祖公案。只是一箇道理。因甚有明與不明。大修行人。當遵佛行。因甚不守毗尼。弗契卽拒戶不納。會欽寄竹篔拂子法語。瓣香拈出道價日隆。遠方異域。問道踵接。運副鶴沙瞿君霆發。敬慕師。一見機契。卽捨田莊爲供。師辭不受。君捨心。

益堅。俾其徒以田別建一刹。食。卜蓮華。距巖可十里。請於官。扁大覺禪寺。以祖雍攝寺事。乙未子月二十七日。師忽書二真軸。以後事囑明初祖雍。臘朔上堂云。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。罪犯彌天。末後一句。不敢累及平人。自領去也。大眾還有知落處者麼。良久云。毫釐有差。天地懸隔。別書偈云。來不入死關。去不出死關。鐵蛇鑽入海。撞倒須彌山。泊然而逝。庚申奉遺命。全歸死關。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。生。壽五十八。臘四十三。弟子百人。受戒請益者萬數。遠近奔赴。燃香臂頂。慟哭填咽。師清明枯淡。篤志求道。頓悟之。

後屏居窮山。跬步不出。內心無喘。外息諸緣。欣然自得。爲人至慈。勤懇誨人。善語和易。或繼以泣。及至室中行祖令。鞭策龍象。盡情勘覈。絲粟無貸。嘗戒學者。今人負一知半解。不能了徹。參徒一詰。茫然莫辨。邪正。句來句去。如手搏兒。蓋得處鹵莽故也。直須大徹。親見親證。明得差別智。方解勘辨。殺活機用。嶮峻不可湊泊。如此。尤矜細行。崇戒律。雖創兩刹。目未嘗覩。師行解真實。名震江湖。識與不識。皆手額讚歎。曰。古佛善知識也。余弱冠。從無準翁游。師準孫也。創院立莊。兩囑以記。心降久矣。諸徒持事狀求銘。烏得辭。銘

曰

高峰屹立	祖孫一律	妙年求道	力久真積
空山夜澄	撲地枕聲	玄關劃開	宇宙斬新
萬法歸一	一歸何處	熱油一句	大地起舞
西峰死局	餘三十齡	雲包雪笠	朋來於門
一絲不挂	萬仞如壁	近不可泊	遠不可卽
斷衲子命	了佛祖心	手抉重雲	霽月千林
鐵蛇入海	虛空百碎	我作銘詩	無在不在

音釋

惛 丘蓋切音 快 倚兩切音 上聲 愬 無約切音 卻行

憧 昌中切音 充 招入苦洽切音 刺 轄聲胡八切音 迺 入日

音駝里行絕貌 姥 莫補切音 子 淺切音 雲 悉合切

又連接也 媵 音成田中 肩 涓熒切音 駟 鐻居月切音 決 音 麤

於刀切奧平聲 麤 履居御切音 癯 渠瘦也切音 瘳 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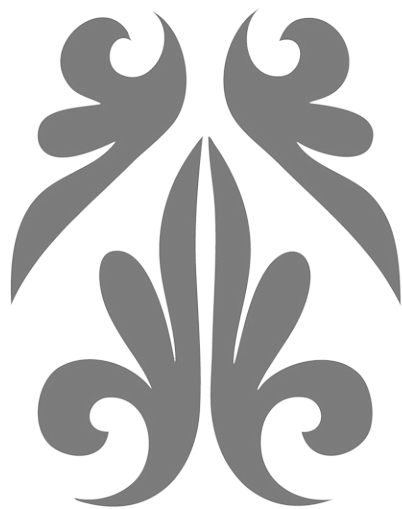
戰盡死殺人曰 麤 履居御切音 癯 渠瘦也切音 瘳 丑

病瘵也 睫 目旁毛也 殫 盡也竭也 跬 窺上聲

也 半步 華英精舍施錢六十二千四百文敬刻此經連圈

計字三萬四千六百五十二箇

光緒十五年冬十二月金陵刻經處識

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

歡
迎
翻
印
功
德
無
量

法界諸含識	風雨常調順	現眷咸安樂	讀誦受持人	悉皆盡滅除	所有刀兵劫	增長諸福慧	願以此功德
同證無上道	人民悉康寧	先亡獲超昇	輾轉流通者	人各習禮讓	疾疫飢饉等	圓成勝善根	消除宿現業

免
費
贈
閱
嚴
禁
販
售

傳心法要 高峰大師語錄

黃蘗山
斷際禪師

參學
入門編

印 贈 ■ 高雄淨宗學會

出版 設計 ■ 高雄淨宗學會 出版組

贈送處 ■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236號

電 話 ■ (07)521-9988

郵 撥 ■ 41635731

戶 名 ■ 高雄市淨宗學會

網 址 ■ www.khamtb.com



承印者 ■ 白石文化出版社 0917551061